

如果僅僅透過科學來決定是否施行開發案，而最終造成人們感覺不幸福，那開發案的意義在哪裡？

陳平軒（全國青年反國光聯盟成員）



#### 01 大紅花園

萊納斯稀土廠有不可告人的黑箱作業  
主動參與社運 / 別只是對著電腦「指指點點」  
「綠色政治」正在萌芽 / 等於國家與人民未來  
延續亞眉婆婆絕食精神

#### 02 回馬•槍

旅台郵寄選民：投票「匹夫有責」！  
學生組織「選舉志工」團隊

#### 03 藝文叢

楊邦尼：遲到的寫作 | 杜忠全：台北•華岡•文化夢 |  
蘇仁和：城市 | 葉福炎：中山大學有條隧道 |  
盧佩伊：爭取的過程 | 王康進：他者的視界與想像

#### 04 學術研究

開放還是封閉？從馬來西亞華、英、馬來文同志小說  
選集探討同志處境

2013 August  
Youth of Malaysia

言論建國 學術報國

2

電子刊

台 灣 聲 援

# 邊佳蘭 反石化運動



總編輯／黃科量

從柔佛紡織之鄉飛跨南海，北上尋找，海上寶島那亞洲中獨有的民主與自由。前兩年，走馬看花般把北中南織成腦海上的旅遊地圖，後一年半，從時事構築寶島權力金字塔的想像，在最底層尋覓社會抗爭的意義。回到馬國，經歷五〇五大選，無論誰勝誰負，最底層的土地、空氣、水源，都還在影射一個事實。我們都還在權力、公益和私利之間，暈頭轉向。

副總編輯／李泰德

來自柔佛州峇株巴轄。目前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就讀碩士班。近年來關注公共議題之青年人日趨上升，此現象為公民社會注入了一個強大的動力。因網絡的普及致使資訊壟斷性的時代已過去，也讓世界與國家的重要議題更貼近我們的生活。

美術主編／李靖環

喜歡吟唱、張懸、書與文學，喜歡坐大眾運輸看飛逝而過的景色、喜歡並慣於成為感性的人。大多時候活在不切實際的自我擁抱的理想漩渦之中。目前最想擁有一個採光很好、坪數不大看起來很寬敞並設有優質環繞音響的客廳，聽交響樂，逕自起舞。喔，那絕對是令人看不懂的現代舞。

美術編輯／林旂鋒

相信美的東西可以改變世界，無時無刻抱持著對美的想法和期待，自然就會想要為它努力去改變。為了證明自己是正確的，想利用學了十年的設計經驗與對美的堅持，先從改變身邊的人開始，進而再改變其他的人，讓更多的人能看到馬來西亞的美。

美術編輯／陳軍杉

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為出版學系。看不清自己國家的真實，不了解未來的社會的走向。大選後看見崛起，看見奮鬥，更是看見人民的團結。

# 大馬青年

顧問

黃錦樹／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林開忠／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  
張錦忠／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採訪主任／陳泓凱

目前就讀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忽然正義的社會，似乎所有不公不義，都在兩天內成形。看不清脈絡，休想解決多年以來，老樹盤根的危機。

記者／杜晉軒

來自霹靂州怡保，目前就讀世新大學新聞系大三。我國第十三屆大選，特地回國投票，同時也以鏡頭記錄這個歷史性的選舉。我們長久以來缺乏跨族群交流、政治冷感、歧視外勞等，如果能在接下來的四五年改變這社會風氣，無論政治制度多不公，都有強大的公民力量抗衡。

記者／傅政瀚

人生最高理想為“錢多事少打電腦，沒事宵夜吃到飽”的廢宅青年。最近關心砂勞越州內原住民本南族的課題。發現他們遭受全面性剝削，無論是人身安全、受教權、居住權等人權皆遭到無情摧毀，而領頭者正是我們的國家機器。讓更多朋友知道事情的真相，一同設法保護這些弱勢族群。

## 大紅花圃

提供關心國家公共事務的旅臺遊子發表平台，以言報國，用文字書寫啟蒙與促進馬來西亞公民針對公共議題，進行民主、自由、進步的論述與辯論。

4

## 回馬·槍

採訪專題提供旅台大馬遊子探討大馬公共議題的多元觀點，採訪視野乃由國外回到國內，冀以國外經驗之談、批判之筆，與一種二元融合的身份——國民與遊子，關注與討論國家時事。

14

## 特別鳴謝

圖片提供／孫秀彬、莫家浩、陳寧、蔡嘉陽、鄧錦豪

## 學術研究

為鼓勵馬來西亞留台之學者、在學學生，對國內政、經、文、教進行學術研究，並透過文章以之論述，《大馬青年》特擬「學術論文」專欄供有興趣之學術先進投稿。

36

## 藝文叢

提供青年學生專屬的文學創作舞台，發掘文壇的明日之星，點燃大馬文學薪傳之火，鼓勵馬來西亞旅台學生以文學的形式，表現馬來西亞多元文化與關注社會弱勢、公共議題。

48

## 關於大馬青年

《大馬青年》創刊於1983年，由「大馬青年社」負責籌辦，透過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撥款發行，本刊「編務自主，運作獨立」，旨在提供馬來西亞青年發表學術論文、文學創作、言論文章的平台，並製作採訪專題探討國內時下公共議題。

2



## 評論

- 李政賢 萊納斯稀土廠：黑箱作業 國陣的騙局  
 鄭崇聖 綠色步行：沒有行動的理念是死的  
 陳偉彬 「政治綠化」可改善國家現況  
 蘇仁和 「絕食者」用生命喚醒眾人沉默

## 「善忘」 是國家改革毒藥

社論

稀土廢料是否危害人體健康？可製成副產品運出國外？稀土廠是否必須終止運作？

政府與萊納斯公司口徑不一，萊納斯總裁、原能局局長、萊納斯總經理、馬來西亞部長，各執一詞，上演一場又一場的大龍鳳，卻始終無法解答人民心中團團迷惑。

這樣的作法陌生嗎？不，一點也不陌生，諸如自由港事件、山埃採金事件、戰機引擎事件發生時，國陣政府都使用這種招數應付民眾，屢試不爽，效果斐然。在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的拉鋸戰中，我們的民主社會並沒有具備否決權，以及足夠嚴謹而公正的監督機制，只有不斷上街抗議，一次又一次的遊行示威。

儘管近年社運蓬勃發展，民眾願意走上街頭反應心中懟怨，但政府為何仍無視民意為萊納斯背書？民眾的「善忘」肯定脫不了干係。

萊納斯得以強渡關山，紮營關丹，其中的上下交征利已不是新鮮話題，許多民眾也都曾參與遊行、集會，問題在於，「然後呢」，緊接著的會不會就是「善忘」？

社會運動不是消費文化，並非在網路分享和

按讚就能達成目標，更不該淪為一場全民同樂的嘉年華，只求一時之快。涂亞眉女士為反公害，決意絕食至武吉公滿金礦及萊納斯關閉為止，跟民眾的「善忘」肯定也脫不了干係。面對七旬老婦用生命抗爭，那些走馬上任的議員，拿回執政權的政府卻無動於衷，教人失望。然而當初在網上群情激奮的熱血份子，現在又以什麼方式繼續跟進反公害課題？

國內的抗爭向來流於形式化，議題推上浪尖，可以鼓動民眾上街示威，但只要熱潮消退，熱情亦隨之消散，以致無法推動成立有效監督政府的民間機制。台灣民間力量用了長達7年的時間才驅走國光石化，而眼下當它搖著經濟發展的大旗準備進駐邊佳蘭，我們的民間力量又是否準備好，做出長期抗戰？

我們必須意識到，改革並非只是街上的漫步運動，不能只是喊喊口號，吹吹vuvuzela，亦非投票就能解決問題，民眾必須主動投入長期的關注與監督。

謹記，熱情之後的「善忘」，是改革的毒藥，也是對現任政府恣意妄為的縱容。■



## 萊納斯稀土廠：黑箱作業 國陣的騙局

李政賢

民主行動黨社青團組織秘書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大馬公害問題在近年來獲得社會大眾的關注，尤其是萊納斯稀土廠的問題，更是鬧得沸沸揚揚。我國內閣高官在稀土廢料的課題上越說越模糊，使得人民對政府在處理稀土廢料的問題完全失去了信心。

事實上，反公害運動之所以獲得社會大眾關注主要是在去年的2月26日由全國綠色盛會主席黃德所領導的綠色盛會2.0在關丹成功的舉行，而這場被譽為有史以來最盛大的反公害運動獲得全馬各地超過3萬人參與。這除了逼使政府至今都不敢發出臨時營運執照給萊納斯（雖然國陣已經接納並且在國會通過萊納斯國會遴選委員會的報告批准臨時營運執照給萊納斯）外，更是國內整個反公害運動的分水嶺，激起更多人民的醒覺，更讓有公害地區的人民對反公害運動開始增加信心。

除此之外，黃德更以個人的名義發起“百里苦行反公害”運動，花了14天的時間，由關丹一直步行到吉隆坡。這場百里苦行獲得社會大眾全力的支持，當黃德和他的隊伍走到最後一站，即獨立廣場時，獲得接近5萬人“陪伴”苦行者走完這段漫長的路程。

1980年代在霹靂州紅坭山亞洲稀土廠所引發的輻射及健康問題，是如今人民強烈抗拒萊納斯稀土廠的主要原因之一。當時的國陣政府在當地居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從日本引進亞洲稀土廠。當地人民在稀土廠運作幾年後，才驚覺稀土廠的危害，但健康危害已經發生了。

其實，亞洲稀土廠的模式和萊納斯稀土廠的模式根本就是如出一轍，唯一不同的是萊納斯稀



土廠比亞洲稀土廠大10倍。換句話說，稀土輻射的風險比亞洲稀土廠大10倍。

而另一個人民對萊納斯稀土廠的顧慮是，政府似乎對萊納斯完全沒轍。衛生部長廖中萊在政府批准萊納斯稀土廠時，口口聲聲對人民表明，指稀土廢料必須運出國，否則政府將會撤銷萊納斯的營運執照。

### 「換政府」才能解決公害問題

但，當萊納斯稀土廠投入運作後，有關當局卻以國際條例禁止稀土廢料出口為由，拒絕將廢料運出國。更讓人無法接受的是，萊納斯發言人清楚說明廢料必須運出國根本不是政府批准執照的條件，證明國陣政府由始至終都在欺騙人民。

更甚的是，以廖中萊為首負責稀土廢料的內閣部長竟然無動於衷，不單止沒有撤銷萊納斯的執照，還繼續的維護萊納斯，這也證明雙方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黑箱作業。

如今，人民反對萊納斯稀土廠的意願是非常清楚的，而政府拒絕聆聽人民聲音的立場也顯而易見。反公害組織已經用盡了一切包括集會、苦行、絕食等的方法，政府依然沒有將民意放在眼裡。

既然政府不願意聆聽人民的聲音，現在解決公害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換政府，人民唯有委託一個願意聆聽人民聲音的新政府，萊納斯的問題才能獲得解決。■

## 綠色步行： 「沒有行動的理念是死的」

### 鄭崇聖

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由於大學時期「學無專精」，因此當  
上教育工作者以後，專門以『狼師』  
名號到處「誤人子女」。

在過去的11月12日到25日的綠色步行，原本只是綠色盛會主席——黃德的個人行動。經過網絡媒體的發布後，在14天裡逐漸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步行者加入，如此到了25日當天下午抵達獨立廣場時，黃德的個人行動帶來了上萬的步行者緊緊跟隨。

我個人也從24日的下午加入綠色步行，一直到26日早上參與了「人民議會」後才隨著大隊解散。

根據不同媒介媒體的報導，於25日下午，步行隊伍人數達到了2萬人，同時，媒體也指出步行隊伍是由華人以及年輕人組成。對此觀點，有心者大肆炒作之，關切者不免也覺得可惜，追根究底，其實與宣傳媒介脫離不了關係。此次綠色步行活動實乃黃德的個人行動，一開始就沒有大肆宣傳號召步行者跟隨，因此除了記者會以外，綠色盛會只透過面子書（Facebook）的官方粉絲專頁分享每日的最新情況，再加上步行後期紙媒與電子媒體開始受到了「上方壓力」而開始「走在鋼索上」（其實就是封殺新聞）。如此一來沒有使用面子書的人士就難以獲得綠色步行活動的消息。

再來，我個人覺得，相對於華人的社會參與者是以中產階級與知識青年為主，馬來人的社會

參與者多是基層人士，他們難以多日參與此次步行，因此除了維持交通秩序的伊斯蘭黨「維安小組」（UNIT AMAL）以外，我還是要到25日當天才比較明顯的看到馬來朋友們的參與。

雖然，綠色步行最高潮的時候，是由年輕人組成的，但我也不得不提起這些綠色步行者——媽媽。據說，在黃德開始步行的期間，在雪隆地區有一群媽媽幾乎每晚都會出現在夜市或者食肆中心，她們或者廣發傳單，或者架設音箱向食客們大聲呼籲，期望「為我們的下一代打造一個永續的環境」。正是如此，有一些媽媽更加「身體力行」，甚至還帶著年紀稚幼的小孩一起參與步行呢！在伊斯蘭黨總部休憩時，看著這些童言童語的小孩，讓我不禁感嘆：「我到了大學時代才敢站出來，可是這些小孩年紀小小就站出來了，不知他們長大後會帶給社會什麼樣的一種氛圍呢？」

最後，我這次隻身前往參與步行，對此其實我多有感嘆，因為身旁朋友多有醒覺，平時對於國家時事也會有所關注，可是真正需要站出來的時候，大家就有各種理由而退卻了。我想說的是，「有理念但沒有行動，這個理念是死的」，別只是對著電腦與智慧型手機「指指點點」而已，大家應該主動多參與社會運動，馬來西亞才會有進步的一天。■



## 「政治綠化」可改善國家現況

### 陳偉彬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  
廿一歲，來自馬來西亞霹靂州的一個  
小鎮，中學畢業於班台育青獨中。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馬克思曾說：「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釋這世界，但是問題在於改變世界」。綠色苦行、綠色靜坐，甚至絕食都試過了，政府仍無動於衷，既然他不表示，那麼就只有親自去解決，最快途徑就是——參政。從2012年11月25日開始到2013年4月25日，大馬的綠色運動會否由那百里的綠色苦行變成千萬里的政治長征？

反石化，反山埃、反建水壩、反焚化爐、反萊納斯稀土，強調綠色環保運動。為何綠色環保運動會與政治扯上關係？首先，必須了解當前的任何東西基本上都會與政治扯上關係，再去試想，是誰批准設廠的？政府表態，建設稀土廠可帶動國家經濟迅速上升，這樣一來，「經濟提升」與「人民健康」也就形成對立。

台灣也在建核四議題上吵得沸沸揚揚，而這類問題是否能進行公投？換個場景，假設大馬政

府宣布稀土廠建在東馬，試問綠色力量還會在西馬崛起？若今天我們在全馬進行耗資的公投，結果會是什麼呢？當然稀土廠只是個別案例，綠色力量的目的並非只想著「關閉萊納斯」，而是希望馬來西亞擁有「綠色意識」，進而導致「綠色政治」的出現。

對馬來西亞而言，「綠色政治」正在萌芽，第十三屆全國大選，文冬區國席候選人黃德，其本身代表著綠色，若在大選後勝出，將會為大馬政壇注入綠流，但落敗了，有評論指說這是選舉舞弊問題，但實際上，讓廣大的民眾認識「綠色政治」才是關鍵。

國家必須先有「綠色政治」人物，政治才清高！但綠流無法注入國內政治，政治文化要改變就更難了。「政治綠化」可改善國家現況，雖知道政治綠化是一條坎坷的路，但是我們有必要繼續走下去，綠色政治等於國家與人民的未來。■

## 「絕食者」用生命喚醒眾人沉默

蘇仁和  
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  
柔佛州新山人



七十二歲的涂亞眉女士為反對稀土廠，而毅然絕食，從四月二十六號開始絕食，矢言絕食到稀土廠關閉為止。但是因為眾人的勸阻，才於五月二十六號開始進食，共絕食三十天，結束絕食的舉動。其絕食的舉動，無疑是堅決反對稀土廠的一種堅毅行為，不顧一己生命的大願，準備以身殉之，斷然拒絕稀土毒害馬來西亞的公民。

在本文要儼然辨之，絕食這一舉動並非無謂的犧牲，並非殘害自身生命、不重視生命的自戕之舉。而亞眉婆婆這麼做，也並非勇而無謀的一時衝動之舉。相反，一時衝動是無法做出這樣毅然的絕食舉動，而她的絕食更凸顯了生命之中，有值得我們捨身追求的崇高精神價值的存在。

絕食是一段漫長的過程，它必須克服的是自身生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即飲食。飲和食是人類生存的最基本條件，而絕食則是停止進食，只喝清水，停止了作為最基本的生存條件的「食」。飢餓感會促使我們的身體想盡辦法去滿足這樣的需求，絕食是必須用自己的意志，去克服這種本能的需求，使自身的精神能夠戰勝生理的驅使，來達到絕食所訴求的目的。這樣的過程並非是一時「衝動」就能夠維持的，它必須要有很強的意志力和理念，來驅除飢餓感，維持這樣的一個信念。

可能有人會覺得絕食是一種自我毀滅，卻又對現實無法改變的徒勞無功的舉動；也可能會認為絕食的人只是白白犧牲，卻於事無補。但是，

絕食這樣的行為，正昭示了人類有選擇自己要怎樣活著的權力。我們有自己的信念，我們能夠創建文明，當我們看到這個世界有不公不義的事情時，我們的良心會告訴我們，應該站出來反對這樣的不公義的事。因為由良心組建起的正義，是我們人類文明的基礎。當我們看到不公義時卻緘默無語，這建構起人類之所以為人類的正義就已經蕩然無存。活在這樣的墮落的世界底下，我們已經失去了作為人所活出的「人的意義」。在活不出「人的意義」下，如果我們不抗爭，就只是在苟且活著而已。「人」作為其文明上的意義來看，本就不應該這樣苟且偷生著。我們可以選擇用自己的生命去抗爭，去履踐自己的生命意義。

絕食作為理念的鬥爭手段，尤其在政治上，是很早就被運用的了。早在中國古代西周初年（距離現在約三千年），就記載了這種絕食抗爭的故事。當時有兩個隱者伯夷、叔齊為了抗爭周武王伐紂是「以暴易暴」的暴力手段，於是「恥食周粟」，而餓死於首陽山上。

這裡，伯夷、叔齊所展現的價值觀，就是反對「以暴易暴」的一種「非暴力」的價值觀，採

取抗爭的方法就是一種拒絕進食的非暴力抵抗。他們不願活在這種「以暴易暴」的非正義的世界，寧願失去自己的生命，也不願意苟活在這樣的世界底下。然而他們雖然失去了生命，卻用自己的生命，換取了自己生命的意義。這件事在中國古代的歷史上，被賦予崇高的價值。

孟子就說「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這一種對生命的意義的實踐，正昭示了生命不止是苟活，而是有其生命的意義存在。頑夫與懦夫亦被夷、齊的生命意義的實踐所感染，而知道生命有其深度存在意義，而開始立志要履踐這樣的生命意義，而不是只是「生存」著而已。韓愈在《伯夷頌》中給以夷、齊評價說「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夷、齊所展現出的道德典範，正是這種生命意義的典範。這樣的典範不是一種教條式的道德，而是一種用生命去實踐的履踐式的道德。

死亡是人類的最終結果，平常活著的人的生存著，就是要延長死亡的到來。生命的意義讓我們了解到死亡是可以被突破的。人類的極限不是死亡，而是如何突破死亡這個框架，讓人們不再



畏懼死亡，而是畏懼生命的意義無法在生命中展現出來。

這樣一種對生命意義及其精神的認識，正是絕食者所要展現與昭示的。

再來，引進稀土廠的最大因素不只是政府，而是民眾對這件事情關懷程度的不痛不癢。稀土廠對關丹以外其他地方的人來說，它太遙遠了，也沒有直接的傷害，所以沒有多少人會堅持抗爭下去。就算對關丹人來說，稀土的毒害也不是馬上可以看得到的。這樣，稀土毒害就好像隱藏在一個朦朧的迷霧背後，隱藏在眾人的尋常生活之中，和眾人一起渾渾噩噩的消弭在平常當中，讓人們很容易遺忘了這個危險的存在。

我們平常人存活在日常生活當中，其注意力正是散佈在各個平常生活的日常瑣事當中。這

種注意力的消散，使得我們對周圍的事情不痛不癢。就算稀土廠這個巨毒大禍的降臨，都沒辦法挑起我們的危機感。

絕食者可以通過絕食對生命的逼迫，來喚醒在昏睡中的大眾，以「死亡」的危機感來喚醒在昏睡中的群眾意志，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用死亡來喚醒眾人心中原始的對死亡的「畏」（這個「畏，可以參看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中所提到的對死亡的「畏」），讓人們來關注其所訴求的事情。

這種對生命的死亡的「畏」，我們在絕食者的感召下感受得到，感知絕食者的生命受到威迫，就像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迫一樣，開始產生「畏」，不再對周圍的事情麻木不仁。絕食者的生命一點一滴的流逝，他提醒著我們，我們的危險（稀土）也是一步步的逼近。絕食者死亡的逼

近把稀土的危害給具象化了。我們清楚感覺到絕食對絕食者所構成的危險，也感覺到稀土對我們所構成的危險，我們把絕食者的生命和大眾的生命給連接在一起了。我們更因為憐惜絕食者的生命，因絕食者堅決的意志，迫使我們在毒害與絕食者的生命之間做一抉擇，而不是繼續對整件事情不聞不問。

絕食者這種捨身的精神，宛如一道光，探照進我們的精神消散在日常生活裡的一團渾噩狀態當中，讓我們驚覺，我們的生命正在受到威脅，而開始警惕，不再混沌。也從絕食者的堅毅舉動當中，受到感召，察覺我們原來可以這樣有意義地活著，而不止是存活著、苟且活著而已。

最後，五月五號大選對一般人而言，最大的期望是換政府杜絕腐敗，但對關丹人民來說有特別意義。換不了政府對大多數人來說，最沒

辦法接受的只是國陣繼續執政，腐敗持續下去。而對關丹來說無疑判了他們死刑，因為這決定了稀土廠將繼續運作下去。這次大選是他們的生死之戰，很不幸，國陣繼續執政，這無疑對他們來說，是一條走不下去的死路。

亞眉婆婆能不堅毅絕食嗎？這條路是一條死路，唯一的希望因五月五而筑起，也因五月五而破滅。她唯一能夠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眾人對關丹的關懷。這樣做無疑是孤注一擲，面對眾人的沉默，她別無選擇。

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意識到絕食者所實踐出的生命意義，認識到自己的生命意義，繼續對這個不正義的政權抗爭，延續亞眉婆婆絕食的精神，不再對周圍的不公義的事情不痛不癢。這樣做，亞眉婆婆的絕食才沒有白費！■



# 邊佳蘭反石化運動——過去、現在、未來

記者陳泓凱／報導

## 台灣聲援邊佳蘭環保運動應持續抗爭 串聯民眾 營造反石化氛圍

馬國選舉甫結束，權力結構重新洗牌。反對黨聯盟民聯從原有的82個國會議席增加7席至89席，在柔佛州議會席位，更是從原有6席狂增至18席。然而，這卻無助於邊佳蘭反石化運動的進展。有趣的是，一再拒絕將邊佳蘭石化工業計劃問題帶到國會辯論的該區原任國會議員阿莎麗娜，依然以2萬2508張選票成功守土。





2012年7月27日，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理事長蔡嘉陽在「從台灣到大馬：環境運動經驗分享」講座上提醒馬國民間環保組織，切勿在運動中過於仰賴政黨政治，同時讓政黨主導整個運動，因為在野黨有朝一日執政後，難免會背離環保運動，擁抱大財團。他說，「我們不能靠政黨政治，我們要利用政治，但不能靠它來主導。」

當時，他是與台灣生態學會秘書長陳秉亨、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總幹事施月英、白海豚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執行秘書甘宸宜、台灣雲林縣淺海養殖協會林進郎和生態紀錄片工作者簡毓群，在隆雪華堂的邀約下，前往邊佳蘭與當地民眾交流，並在期間被馬國警方盤問將近1小時，惟最後安然離開。

據《當今大馬》報導，他們當時在講座中提出5項建議，以壯大反公害運動：一、無限創意推動環保運動，令環保運動結合衣食住行、節慶與時事；二、串聯社會各層面與外國；三、擬提出

具有號召力的「特徵」；四、搜集本身的數據與資料；五、透過媒體與網路增加曝光度，對中央製造壓力。

### 不應放棄說服執政聯盟

蔡嘉陽接受「大馬青年」專訪時提議，作為重新出發，邊加蘭反石化運動人士可嘗試廣邀民眾前往邊佳蘭遊玩，在當地辦社區導覽，讓人們體驗當地風情。他亦建議在假日為學生辦營隊。

「大人的努力用盡了，現在換小朋友、學生。你可以辦大學營隊、高中營隊，讓他們住在那體驗兩三天，搭船、看龍蝦、看邊加蘭的歷史。」

他認為，透過學生們的體驗及他們對社群網路的熟悉，有助將邊佳蘭反石化資訊散播各地。

他指出，邊佳蘭反石化運動人士必須結合更

多社群、團體，特別是巫、印等其他種族社群，以爭取更多的認同和了解，同時避免被特定單位製造反石化運動乃「華人的運動」的刻板印象。

與此同時，他認為當地的運動人士不應放棄嘗試說服執政聯盟，及該聯盟的地方議員，哪怕這些做法往往徒勞無功。

「我希望這樣做，就是說（想要）留下一些歷史記錄。也許這樣說很悲觀——如果邊加蘭這次失敗了，但它留下來會是一個典範，一個很好的，後續大家學習模仿的方式：結合、串聯、影響國會議員……」

「我不是說現在要讓他們絕望，但每場戰爭的過程中，大家都不知道會贏還是輸，只能是我每一個步驟都很盡力地去做，那留下來的記錄，現在有媒體、網路，消息能夠快速地流通，你做的這些努力將會被記錄，然後被傳播出去，感染其他人。雖然知道不可能，但還是要努力。」

無論如何，他以台灣反國光石化的案例為邊佳蘭反石化運動打氣。他說，最初在反國光石化時，成員都未曾想過最終會成功，更遑論成功透過串聯的結果製造氛圍，迫使台灣總統馬英九不得不接見他們，「是很困難沒錯，但只要一步一步做，那個氛圍還是有可能改變的。」

因此他期許邊佳蘭的反石化人士，「無論會不會成功，我們都試著去做。」

### 開發案是政治問題 非科學問題

全國青年反國光聯盟成員陳平軒提醒，所有的開發案並非是科學的決定，而是政治的決定。

「台灣的制度問題在於，我們錯誤地把政治問題當成科學問題，所以我們迷信專家政治。我們有很多專家委員會，我們認為透過科學評估，可以得到一個客觀的結果。這個客觀的結果，我們可以決定說，這個開發案要開發或不開發。」

他指出，開發案牽涉到的並不僅僅是客觀的

科學問題，更涉及在地人的生計、地區的發展、政治的利益，乃至人們對整個國家走向的想像。

「我們有太多太多沒辦法用科學來衡量的東西參雜在開發案裡面，這些需要透過長時間來凝聚社會共識，然後再共同找出一個好方案。」

「可是現在政府的作法不是這樣。它用科學的客觀包裝所有爭議，把政治問題簡化成科學問題。所以本來應該是社會共同討論來引導方向（的課題），變成少部分專家和政府官員去引導方向。然後他們用科學當擋箭牌，但這是錯的。開發案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就要政治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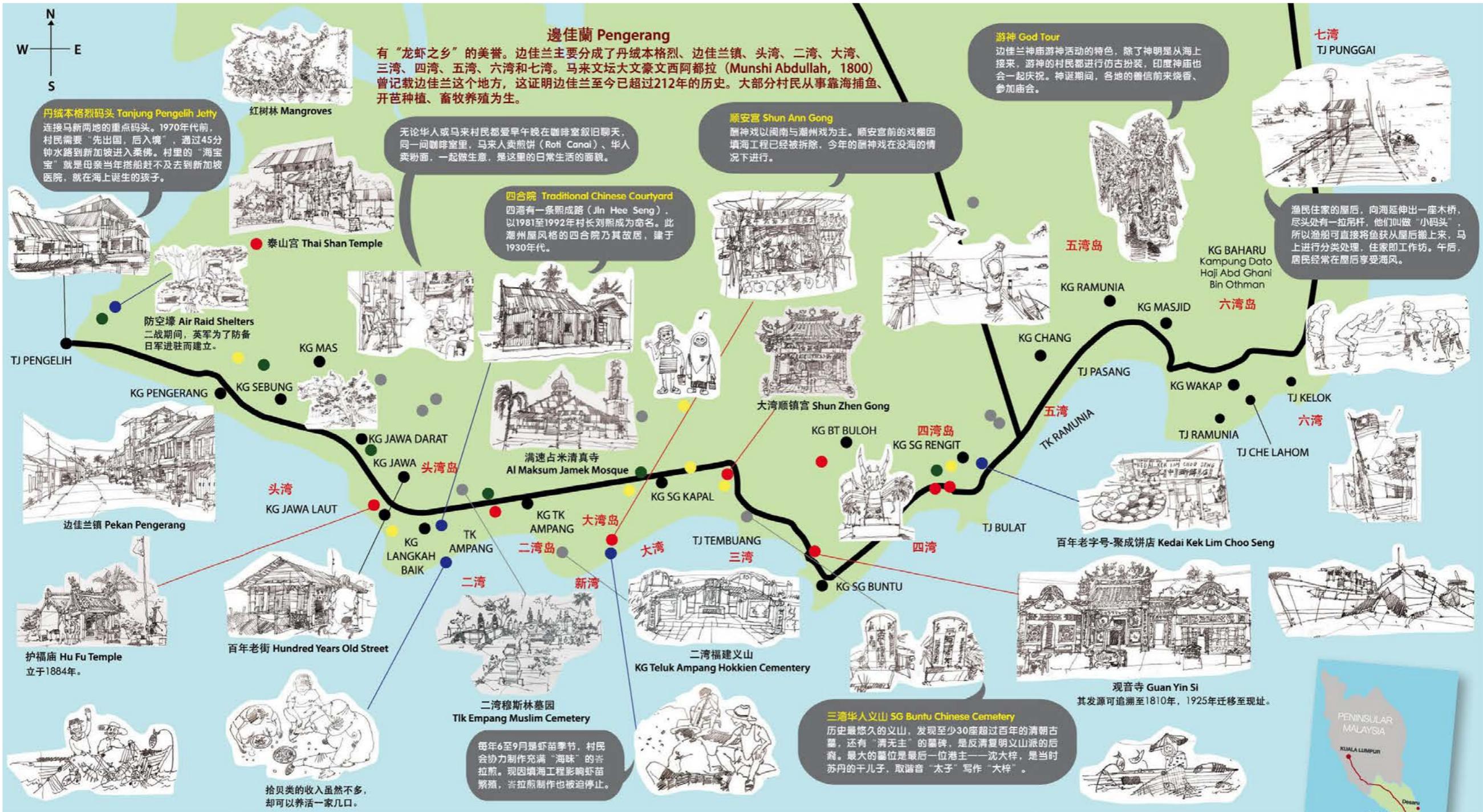
他以國光石化為例，指台灣政府以GDP、就業機會、產值、自然風險率低評估國光石化開發案是否應該施行。然而他質問，是誰來決定這些標準？「科學家和政府官員。」

「若我們認為，決定開發案的是這些科學數據的話，這些科學數據的認定和推估又是由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來做，就會形成開發案到底要不要開發，是由專家學者和政府的意見說了算。」

「這跟我們的想像是矛盾的。為什麼我們認為這個開發案適合在這個地方（施行），是因為它可以提升人民的福祉，可以為國家和這個地方的人民帶來幸福。我們一般人對於開發案的想像是這樣。那我們過得幸不幸福，是我們自己認為，還是政府官員和科學家說『你們過得很幸福』，所以我們就過得很幸福？如果我們認為說，我過得幸不幸福是我自己的意識，而不是由誰來幫我決定的話，那麼這個東西（國光石化）來到這個地方對我有什麼影響，我的意見是不是就很重要？」

他質問，如果僅僅透過科學來決定是否施行開發案，而最終造成人們感覺不幸福，那開發案的意義在哪裡？

「科學只是我們討論這件事裡的一個環節。它只是一個起碼的門檻，決定這個開發案的，（理應）是一個社會（意見）凝聚的結果。」



边佳兰人文记忆地图 PENGERANG CULTURAL MEMORIAL MAP

地图图例 LEGEND ● 村落 VILLAGE ● 学校 SCHOOL ● 神庙 BUDDHIST TEMPLE ● 清真寺 MOSQUE ● 华人义山或穆斯林墓园 CHINESE OR MUSLIM CEMETERY

绘图 :Syukri Shairi 设计 :黄佩雯 资料收集与文案 :杨洁 Copywriter



《火箭报》以手绘方式製成的「邊佳蘭人文記憶地圖」，記載許多歷史景點，可供邊佳蘭居民作導覽使用。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理事長蔡嘉陽提議，作為重新出發，邊加蘭反石化運動人士可嘗試廣邀民眾前往邊加蘭遊玩，在當地辦社區導覽，讓人們體驗當地風情。他亦建議在假日為學生辦營隊。資料來源：http://www.therocket.com.my



邊佳蘭悲歌：擅自遷移祖墳、  
打擊漁業、「派紅包」徵收土地

第八輕油裂解廠（八輕），俗稱國光石化，是由隸屬台灣經濟部的國營事業台灣中油公司，與民間業者共同組成。其中，中油公司為最大股東，持股43%。另外兩大民股股東分別為遠東集團與長春集團，分別持有20%股份；中國人造纖維公司持有10%股份；富邦金控持有4%股份；桐化學持有3%股份。



國光石化原定以中國為主要出口國，計劃在台灣彰化縣海岸邊的大城濕地，以填海方式造陸30平方公里，興建一座煉油廠與輕油裂解廠，日產原油30萬桶，年產乙烯（Ethylene）120萬公噸，投資金額達台幣6005億元。

然而，這項計劃卻成為台灣全民萬眾之矢。

國光石化選址在地層嚴重下陷的區域，同時亦是瀕臨絕種的中華白海豚在台灣海峽東岸的棲息範圍，因此遭到多個環保組織的極力反對。另外，由於國光石化的煉油廠和輕油裂解廠皆需大量用水，故將與當地農民爭搶水源，所排放的廢氣與廢料，除將威脅農漁業的生產，更會對當地空氣造成污染。

根據《苦勞網》2010年7月7日的報導，國立中興大學環工所教授莊秉潔在國光石化「健康風險第二次專家會議」上提出報告「國光石化營運造成PM2.5與健康及能見度之影響」，指出他在模擬國光石化運作後產生的細懸浮微粒PM2.5後估算，全台死亡人數每年將增加339人至565人，其中234人是死於肺癌及心血管疾病。此外，全台每人平均壽命將減少23天。

在歷經多年抗爭，國光石化公司終於在2011年4月27日正式向環保署提出撤案，但不同意解散國光石化經營團隊，為後續的發展埋下伏筆。

打造油氣工業重鎮

馬國首相於2011年5月13日宣布，國家石油公司（國油）將在柔佛南部邊佳蘭建造耗資美元200億（約馬幣602億8000萬）的煉油及石油化學工廠。這個名為煉油和石化綜合發展計劃（RAPID）包括煉油廠，每年估計製造約300萬公噸乙烯、丙烯、C4和C5烯烴的輕油裂解廠，以及一個可生產各種特別化學物的加聚物及石油化學廠，惟可行性仍在研究中。而台灣國光石化正是RAPID計劃中的一環。

他說，這項計劃將為石油領域製造4000個高技能的就業機會，且據政府估計，該計劃施工階段所創造的跨經濟領域就業機會將多達2萬個。

然而，這並非邊佳蘭唯一的石化工程計劃。早在2009年7月，戴樂集團和沃帕克公司（DIALOGVOPAK）就宣布在當地發展深海石油終站計劃，全計劃預計注資馬幣50億。爾後，戴樂集團

更在2012年9月13日，由首相納吉宣布，將在邊佳蘭打造價值馬幣40億8000萬的液化天然氣終站。

兩項計劃砸下重金，力圖將邊佳蘭打造成油氣工業的重鎮。但這也是邊佳蘭居民悲歌的開始。事實上，邊佳蘭石化工程計劃自時任貿工部副部長慕克里茲於2011年4月初對國光石化表示歡迎後，爭議就未曾間斷。

### 工程恐耗盡柔州工業用水

除了為讓路予計劃而徵地2萬2500英畝，導致至少7村落及3000戶人家收影響外，由於戴樂公司的填海工程，導致捕魚量下降，嚴重影響主要以捕魚為生的許多漁民，也更進一步打擊與漁業相關的產業。

另外，根據《當今大馬》2012年3月29日報導，漁民辛銳德對當地丹絨蘇臘區（Tanjung Surat）州議員哈倫（Harun Abdullah）通過「派紅包」的方式，誘騙漁民領取馬幣1萬5000至3萬不等的賠償金，和簽署相關文件同意土地被徵收，以讓路予工程的指控，更使民眾質疑該計劃之正當性。

據峇吉里區國會議員余德華推算，邊佳蘭石化工業耗水量驚人，日用38萬噸，比柔佛州2011年的非家庭用戶（non domestic water consumption）每日用水量（32.3萬噸）高出17.64%。換言之，目前已宣布的邊佳蘭石化工業計劃已足以耗盡整個柔州的工業水源，因此他質疑一旦總面積2萬2500英畝的石化工業計劃全面開跑，柔佛州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足夠的水源。

截止2011年為止，柔佛境內44座淨水廠每日可產食水152萬噸，但據柔佛州水務控股公司（SAJ）首席執行員阿都瓦哈（Abdul Wahab Abdul Hamid）在2012年8月8日提出的數據，柔佛每年面



對至少28%的水源流失。

邊佳蘭石化工業計劃除涉及安置與賠償外，更涉及到多座義山及穆斯林墳場，而當地也在石化工業計劃宣布後，多次傳出在未經居民許可

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理事長蔡嘉陽透露馬國的反石化運動除需面對受政黨政治色彩的挑戰外，需克服種族之間的衝突，因此比起台灣，馬國所需面對的情況比台灣更為嚴峻，「其實，我這次來馬來西亞最大的感觸，（這裡有）政黨政治（色彩）……還有一點的種族的衝突，這比台灣會更嚴重。」

非但如此，相較台灣而言，馬國邊佳蘭石化工業計劃的結構與涉及面更為複雜和廣泛。台灣生態學會秘書長陳秉亨於2012年7月24日接受《當今大馬》與《獨立新聞在線》採訪時警告，國光石化僅是RAPID計劃下的參與者之一，因此馬國面對的污染傷害可能比台灣更大。

而根據余德華於2012年9月21日的文告指稱，目前的RAPID計劃，再加上未來可能開發的國光石化部分也僅佔整個計劃的44%。換言之，該計劃仍有56%的部分仍是未知數。而2012年11月16日傳出的國光石化公司準備撤回下游高值產業的消息，更使這項未知數增添不確定性。

此外，長期跟進此計劃的峇吉里區國會議員余德華更指出，這些計劃的細節資訊被「官方企圖隱瞞或完全不解釋裡頭細節」，導致反對黨議員對無法中分析。他以溫室氣體排放政策為例，指其雖曾在國會中提問相關課題，但環境部卻不示任何數據佐證，在成為亞洲最大的石化中心同時，是否做到降低排碳量。

余德華更在2013年5月12日在其臉書粉絲專頁上點出馬國環境法之落後，「須知，我國環境法非常落後，甚至也未有嚴格的規定工業緩衝區的範圍，唯在工業指南中有稍微提到重工業的緩衝地帶為五百米。」值得一提的是，馬國雖發展石化工業已久，但至今仍未立法管制或監控PM2.5的排放。細懸浮微粒PM2.5是石化工業所排放的廢氣中，大量附帶的有毒物質。■

下，將其祖墳遷移的事件。

### 我國環境法落後 污染問題堪慮

《當今大馬》2012年7月27日報導，台灣彰

2011.04.22

台灣總統馬英九宣布不支持國光石化在彰化縣的興建案，引起國光石化外移至馬國的揣測。

時任貿工部副部長慕克里茲歡迎國光石化到馬國設廠。他透露，若國光石化的投資能給馬國帶來好處，該部將為其量身訂做優惠方案，盡可能滿足國光石化的要求。

2011.05.13

時任柔佛州大臣阿都幹尼斬釘截鐵表明國光石化並沒接洽柔州政府。他是在出席國油公司在柔州邊佳蘭（Pengerang）發展煉油與石化綜合發展計劃（RAPID）推介禮時如此表示。他亦澄清國油也沒將國光石化納入外資夥伴名單中。

國油首席執行員山蘇阿茲哈（Shamsul Azhar Abbas）亦稱，預計在2011年9月完成產品規格鑑定工作後，才開始接洽適合的外資公司，並在2012年確定外資夥伴名單。

這項計劃總值至少200億美元，並在2016年開始動工興建，計劃內容包括一座原油提煉廠和輕油裂解廠，與一項石化聯合發展項目。

2012.03.16

邊佳蘭居民透露，相關單位此前以派發「捕魚津貼」為名，要求漁民簽署一些文件，豈料簽了文件領取馬幣數萬元後，竟不被允許出海捕魚。

居民指出，儘管相關單位還沒開始路上工程，但海上工程已展開，因此禁止漁民出海。

2012.03.20

邊佳蘭區國會議員（巫統）阿莎麗娜在國會下議院辯論時，針對2012年3月18日的和平請願斥責，指在野黨借此課題誣蔑，並看扁200名的抗議居民佔當地居民總人口中的極小部分，起不了作用。她更聲稱參與者中混有鄰國人，顯然「灌水」。

然而邊佳蘭居民行動委員會在翌日即反駁阿莎麗娜的說法，指該委員會去年11月針對該區七個村落調查顯示，96%居民反對RAPID計劃。

2012.03.27

儘管面對反彈聲浪，負責推動經濟轉型計劃的首相署部長依德里斯聲稱，必須遷移及重新安頓當地居民的大型計劃招致反彈，乃正常現象，只要多與當地人協商即可。

2012.04.06

578名邊佳蘭漁民入稟柔佛新山高庭，針對深海石油終站計劃填海工程所導致的損失，要求賠償每人馬幣50萬的收入損失，以及阻止邊佳蘭獨立終站私人有限公司（Pengerang Independent Terminal Sdn Bhd）、戴樂E&L私人有限公司繼續進行填海工程，直到漁民要求獲得滿足或繳付賠償為止。

2012.04.10

峇吉里國會議員（民主行動黨）余德華在國會下議院提呈動議，並附上一份於2011年3月31日至4月8日所收集到的3612居民的聯署，要求國會下議院批准，受邊佳蘭石化工程計劃影響的居民舉行公投。他指稱，這已超過公投議案規定聯署名必須達到當地人口三分之一的要求。

他要求國會立法允許邊佳蘭居民決定邊佳蘭石化工程計劃之去留。若公投過半反對該計劃，該計劃就必須立即廢除；反之則政府必須遵循三個事項：

1. 成立國會特權委員會，由居民及環境專家重新檢討環境評估報告。
2. 賠償數額須反映受影響居民的損失，包括失去維生工作等。
3. 政府必須全面處理墳場搬遷事宜。

無論如何，國會下議院議長班卡迪於2012年4月17日駁回該項緊急動議，理由為：

1. 此事不緊急
2. 部長已回答
3. 聯署信中的3612居民大部分沒有留下簽名

2011 04 05 2012 03

2011.04.23

由於引起多方揣測，貿工部長慕斯達法出面滅火，指馬國工業發展局仍未接獲台灣方面的設廠申請。他透露，一旦接獲申請，工業發展局將謹慎考慮該計劃，前提是環境局批准。

2012.03.05

共有2項計劃已宣布在當地展開，一為國油公司2011年5月宣布的RAPID計劃，另一個則是戴樂集團和沃帕克公司（DIALOGVOPAK）2009年7月宣布發展「深海石油終站計劃」。據發展藍圖，前者注資馬幣600億，後者則注資馬幣50億。

2012.03.18

由於擔心RAPID計劃摧毀家園及污染環境，逾200人聚集在邊佳蘭三灣順安宮附近海灘和平請願，抗議這項計劃入駐小鎮。

值得一提的是，發起這項情願活動的邊佳蘭居民行動委員會的成員主要為國陣（執政聯盟）成員黨黨員。柔佛民主行動黨社青團團長陳泓賓也率領一群黨員和支持者出席。

邊佳蘭居民行動委員會選擇呈交備忘錄予首相納吉，而行動黨則收集居民聯署簽名，後交由該當峇吉里國會議員余德華在國會提呈動議，辯論此計劃。

2012.03.22

250人在當地舉行集會，表明支持RAPID計劃，卻被到場觀察的邊佳蘭公正黨秘書道菲（Taufik Tahir）揭發，指大部分機會者都不是當地人。

2012.04.05

時任農業與農基工業部副部長蔡智勇指出，112名來自邊佳蘭三個漁村的漁民，已接受戴樂集團在當地發展深海石油終點站計劃，所提出的賠償金。那3個漁村分別為大灣村（Kampung Sungai Kapal）、二灣村（Kampung Teluk Empang）和三灣村（Kampung Sungai Buntu）。

他說，該部部長或副部長將親臨邊佳蘭，以了解250漁民聲稱沒獲得賠償的問題。

2012.04.09

自從邊佳蘭石化工程計劃浮出檯面，民間組織紛紛崛起。然而由於大部分組織具有國陣成員黨的色彩導致鬥爭受限，當地居民決定另組「憤怒龍蝦」（Angry Lobster）自救會，繼續鬥爭。

2012.04.16

據行動黨峇吉里國會議員余德華團隊所進行的民調，逾7成邊佳蘭居民反對當地進行石化工業計劃，其中從事漁業群體，反對率更高達9成。

2012.04.28

反對邊佳蘭石化工程計劃人士與全馬多個民權議題組織串聯，在吉隆坡與世界各地號召集會。據主辦單位稱，出席集會者高達25萬人。

2012.05.13

首相納吉宣布，一台灣油氣公司將投資約120億美元，在邊佳蘭發展煉油廠和石化工業，讓國光石化移師馬國的傳言甚囂塵上。

這項計劃包括一間日產15萬桶油的煉油廠，以及一間年產80萬桶的輕油裂解廠。它們將坐落在國油的RAPID計劃附近。

# 邊佳蘭石化工程計劃大事紀

2012.05.14

台灣官方證實這家公司即是備受爭議的國光石化，但指這項投資仍在討論階段。

這項消息引起馬國人民嘩然，除在台灣媒體網站留言反對外，更發起全名為「到台灣總統府民意信箱表達馬來西亞人不希望國光石化進駐的意願」的上書活動，希望台灣政府介入阻止這項計劃。

2012.05.17

柔南黃色行動小組廣邀藝術工作者加入「拯救邊佳蘭藝術計劃」，試圖通過藝術喚起公眾對邊佳蘭反石化工程課題的關心，作品將於7月份開始在新山和邊佳蘭展出。

2012.05.22

國光石化有意透過RAPID計劃入駐邊佳蘭設廠，除引起馬國人民反對，亦受台灣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的批評，並指此舉只會帶來跨國資本的全球性掠奪。

2012.05.26

邊佳蘭自救聯盟舉行「反滅村」集會，再次表達反對石化計劃，以及捍衛家園的決心。300人不惜冒著大雨控訴邊佳蘭石化工程計劃導致「死人死不瞑目，活人走投無路」。

2012.06.08

邊佳蘭區國會議員阿莎麗娜會見當地民間組織，討論備受爭議的石化計劃。然而當居民組織代表在會上要求阿莎麗娜，將憤怒龍蝦自救會號召的聯署文件提呈國會時，卻遭阿莎麗娜拒絕。

2012.06.21

峇吉里國會議員余德華成功收集邊佳蘭7座華人義山90%家屬的簽名，並向國會下議院議長入稟動議，要求辯論RAPID計劃徵用義山土地一事。

無論如何議長班迪卡於29日，以不准住在義山3公里外的居民聯署簽名為由，駁回這項動議。

2012.07.13

柔南黃色行動小組一連十天（7月13日至22日）於新山聖淘沙廣場（Plaza Sentosa）內的國際書展設櫃檯，展覽多場群眾運動主題照片，其中包括邊佳蘭石化議題，而廣場管理層疑似受到警方政治部施壓，前來試圖拆除。惟在群眾堅持下，該廣場管理人員無功而返。

2012.07.19 - 2012.07.28

邊佳蘭區國會議員（巫統）阿莎麗娜在國會下議院辯論時，針對2012年3月18日的和平請願斥責，指在野黨借此課題誣衊，並看扁200名的抗議居民佔當地居民總人口中的極小部分，起不了作用。她更聲稱參與者中混有鄰國人，顯然「灌水」。

然而邊佳蘭居民行動委員會在翌日即反駁阿莎麗娜的說法，指該委員會去年11月針對該區七個村落調查顯示，96%居民反對RAPID計劃。

2012.08.06

「漁鄉召喚·邊佳蘭風情畫展」第二站，移師至邊佳蘭大彎一名馬來居民的店屋中舉行，卻遭到不明人士監拍。

2012

05

2012.05.15

國光石化公司董事長朱少華在指出，國光將以獨資方式在邊佳蘭建設煉化一體的石化基地。據其透露，加上20個相關的下游衍生廠，國光在馬國的投資規模達128億美元。

2012.05.21

台北駐馬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羅由中為國光石化外移馬國一事緩頰，指這一投資不應視為「台灣不要的東西，拿來馬來西亞」，因為台灣地狹人稠，在台設廠將衝擊環境，但其它國家的情況或許不同。

2012.05.24

職業攝影師莊德志與柔佛攝影組織「聚攝影」聯合舉辦「602行攝邊佳蘭」外拍活動，冀「以行動支持邊佳蘭村民」。

2012.05.27

柔佛州務大臣署在邊佳蘭地方資訊中心，舉辦RAPID計劃詳細環評介紹會，然而卻被爆出未通知當地華裔居民，負責人被質問時選擇避而不答。

2012.06.11

邊佳蘭石化綜合計劃詳細環評從6月9日開始，展示地點卻遠設在柔佛州警察總部的媒體中心，而非邊佳蘭當地。柔州行動黨社青團因此懷疑此做法旨在阻遏邊佳蘭居民前往查閱。此外，沒有環境部官員駐紮於該展示地點，現場沒有提供回饋表格，而報告內容的部分民調結果，與峇吉里國會議員余德華所作的調查報告內容相去甚遠。

2012.06.30

近期曾訪馬的台灣生態作家劉克襄於《中國時報》發表詩作《遠方的國光》，聲援邊佳蘭居民抗爭，並炮轟國光石化對當地環境與居民的剝削「可恥」和「可恨」。他也暗示台灣人不能無視此等惡劣做法，視邊佳蘭為「眼不見為淨的亞洲南端」。

2012.07.14

《The Edge》財經周刊報導，柔佛州政府已和台灣中油公司「靜悄悄」簽署初步協議，以在邊佳蘭設立一座馬幣350億的石化提煉中心。

2012.07.24 - 2012.07.27

隆雪華堂一行人連同6名台灣環保人士前往邊佳蘭拜訪，與當地反石化團體進行交流。6名台灣環保人士分別是台灣生態學會秘書長陳秉亨、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理事長蔡嘉陽、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總幹事施月英、白海豚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執行秘書甘宸宜、台灣雲林縣淺海養殖協會林進郎和生態紀錄片工作者簡毓群。

期間，警方非但騷擾反石化運動人士舉辦的電影會、交流會，更將6名台灣環保人士帶往警察局盤問將近1小時，隨後安然離開。

6名環保人士也參與由隆雪華堂社經委員會、《當今大馬》中文版、《獨立新聞在線》和人民記錄電影基金會主辦的「從台灣到大馬：環境運動經驗分享」講座會。

然而，這項兩地的交流卻被邊佳蘭區國會議員阿莎麗娜抨為挑起人民仇恨。

08

2012.08.11

「南望·邊佳蘭風情畫展」於隆雪華堂開幕，畫家、詩人紛紛貢獻才學，而公眾則參與蓋手印，作為對邊佳蘭居民抗爭的支持。

2012

2012.08.22

四名邊佳蘭居民入稟新山高庭，要求取消柔州政府遷移當地4座百年義山的決定，以阻止義山被徵用進行RAPID計劃。

2012.09.06

RAPID計劃中被徵地的邊佳蘭居民，一旦同意，將在14天內獲得現金賠償。

時任柔佛州務大臣阿都幹尼指出，賠償數額將根據產業服務及估價局，在1960年徵地法令第4條文在憲報頒布前，依據市場價格作出決定。

2012.09.18 - 2012.09.20

柔南黃色小組主催的「拯救邊佳蘭藝術計劃」於2012年9月18日至20日，跨境新加坡，與南洋理工大學學術團體「南島」聯辦「一衣帶水·邊佳蘭風情藝術展」，同時也舉辦一場「反公害運動與公民實踐」分享會。

2012.09.23

峇吉里區國會議員余德華揭邊佳蘭石化計劃估計未來每日用水量達38萬，是柔州目前工業用水量約1.2倍，並敦促柔州經濟策劃組（UPEN Johor）給予交代。

2012.09.28

納吉宣布煉油工業將獲多項投資稅務獎掖，包括豁免所得稅100%長達10年，以及豁免印花稅。

2012.09.29

930綠色盛會翌日舉行，中午有近80名懸掛巫統與國陣旗幟的摩托飆車族在四灣島龍蝦廣場集合，而邊佳蘭區國會議員阿莎麗娜更到場親分黨旗與車族，被指企圖恐嚇集會參與者。

此外，邊佳蘭自救聯盟副秘書吳禮廷再次遭恐嚇，不明人士將內裝發臭死蛇的袋子置放於其家門口。

2012.10.02

邊佳蘭區國會議員阿莎麗娜指出集會者的3000人僅是少數，且大部分是外地人。她在數日後更指控出席者每人收了馬幣30元的酬勞。

2012.10.08

反對聯盟民聯出現異調。民聯成員黨伊斯蘭黨副主席沙拉胡丁保證，一旦民聯在13屆大選拿下柔佛州政權，只要邊佳蘭10個傳統甘榜不被徵用，即不反對國油在當地推行的RAPID計劃。

2012.10.17

8民間團體宣布，將於2012年11月4日在邊佳蘭舉行「2012年邊佳蘭儒艮杯義山行」，冀能喚起大眾守護邊佳蘭的醒覺。

2012.10.28

邊佳蘭義山聯合會正式成立，同時議決採取「不搬遷，不談判」的立場。

09

10

11

2012.08.29

邊佳蘭自救聯盟副秘書吳禮廷住家和車子遭不明人士分別潑上紅漆和硫酸液，疑與其參與反當地石化工程有關。

2012.09.10

邊佳蘭自救聯盟秘書哈斯諾阿末（Hasnul Ahmad）發文告指出，邊佳蘭馬來社群安排在2012年9月16日舉行村民大會「我的甘榜，由我做主」，表明反石化綜合計劃等7項立場。

2012.09.22

邊佳蘭將於9月30舉辦集會，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發起聯署，越洋力挺「930綠色盛會」，參與聯署者不到24小時即突破500人。

其後，該組織更呼籲在9月30日該日穿綠色衣服上課，以聲援當地集會。其時，聯署人數已突破千人大關。

2012.09.25

邊佳蘭綠色集會即將舉行之際，卻傳出當地的邊佳蘭丹絨拿督國中校方禁止學生參加該集會，否則一律開除學籍。

邊佳蘭區國會議員阿莎麗娜表示，沒有任何憑據證明邊佳蘭石化計劃，將導致人民平均壽命減少23天，並稱拿國光石化計劃與馬國石化計劃比較不公平。

2012.09.30

930綠色盛會開跑。邊佳蘭自救聯盟主席阿妮絲阿菲達（Anis Afida）透露此次集會出席者共8000人，而警方則估計3000人。該集會三項訴求即：

- 1.保護環境反石化
- 2.反對濫用法律徵地
- 3.抗議滅村計劃，破壞居民生計

2012.10.04

人民公正黨揭露，國光石化曾申請落戶雪蘭莪，但遭拒絕後加入如今備受爭議的RAPID計劃。

2012.10.16

國會反對黨領袖安華在主持民聯領導層理事會會議後澄清，民聯不反對發展也不反對煉油計劃，僅要求擱置石化計劃，以進行完善環境評估，同時解決當地居民的土地與生計等問題。

2012.10.18

針對早前邊佳蘭海岸線出現大批魚屍，邊佳蘭自救聯盟副主席沈茂山表示，漁業局仍未公佈檢驗結果。他指出，邊佳蘭天海工程開展前，不曾出現大量魚屍，但在近兩個月，就先後在泗灣出現儒艮的屍體，大鸕出現魚屍，數天前更在邊佳蘭海岸線上出現數不清的死魚。

2012.11.16

台灣國光石化擬在邊佳蘭開設輕油裂解廠生變，國光石化準備將下游高值石化產品撤回台中港生產，並在未來有更多投資案撤回台。然而，該公司並未提及中、上游產業的動向。

2012

2012.11.21

邊佳蘭自救會製作與鑑定了義山墳地地圖，並找出具有文化價值的百年古墓，其中更可追溯到清代，冀中央政府從捍衛古蹟角度拯救古墓。

該聯盟也揚言將在短期內發動全國簽名運動，要求全國民眾簽名支持保留義山。

2012.11.27

馬國旅台生參與台灣當地的秋鬥集會，抗議馬國政府不斷引進外國公害工業蠹國害民，也向台灣總統馬英九喊話，堅決反對國光石化入駐邊佳蘭。

2012.12.27

一馬來居民不滿承包商在未通知的情況下，擅自搬遷祖母墳墓至新墓地，而與承包商起爭執，結果被警方扣留並以恐嚇罪名對其進行調查。翌日獲保釋外出。

2013.01.09

為捍衛家園與生態環境，4名邊佳蘭村民入稟法庭要求司法審核，以攔阻石化工業計劃下的徵地活動。

2013.01.25

首相納吉宣布，日本伊藤鋼鐵、德國贏創工業（Evonik Industries AG）有意與國油聯營石化工業。

2013.03.16

邊佳蘭自救會於泗灣島保安宮禮堂舉辦籌款「永續邊佳蘭」晚宴。

繼上個月收到墳墓石碑，邊佳蘭自救聯盟主席阿妮絲阿菲達住家遭潑紅漆。

2013.05.12

台灣國光石化委託的環境顧問公司在邊佳蘭舉辦對話會，卻拒絕居住五公里以外居民參與，引起在場人士不滿，最終不歡而散。此外，邊佳蘭自救聯盟於3天前獲得的交流會邀請函，附表中只列出馬來甘榜及彭古魯的名字，泗灣新村並未列入，被懷疑是企圖排除反對聲浪。對話會最終展延至2013年5月19日。

2012.11.25

正副首相分別在不同場合促請青年勿支持反對黨，因為後者意圖破壞能提供就業機會及刺激經濟成長的計劃。首相納吉更舉例指邊佳蘭石化計劃作為例子。

2012.12.11

邊佳蘭自救聯盟準備向高庭申請庭令，以啟動義山搬遷和RAPID計劃的公投。

2012.12.21

針對早前時任柔佛州務大臣阿都幹尼指邊佳蘭「沒有儒艮」的說法，行動黨社團全國總秘書陳泓賓指出，實地勘察，漁民訪問、邊佳蘭石化計劃的詳細評估環境報告，皆能證實儒艮確實生活在邊佳蘭海域。

2013.01.03

邊佳蘭一家三口被證實因生活壓力自殺。邊佳蘭自救聯盟不排除自殺與土地徵用有關。

2013.01.21

全球最大化學公司巴斯夫股份公司（BASF）因與國油無法達成共識，宣布撤出RAPID，停止與國油公司合資在邊佳蘭打造石化工廠。

2013.03.01

去年曾赴邊佳蘭參與反國光石化運動，台灣白海豚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執行秘書甘宸宜在飛抵馬國時，遭移民廳官員阻止入境，在機場移民廳被扣留15小時後，翌日被遣返台灣。

2013.03.20

吉隆坡高廳發出準令，允許邊佳蘭居民司法審核政府為石化計劃所展開的徵地活動。

2013.05.19

台灣國光石化委派本地Daya Eco Techno顧問公司於寶安宮禮堂與居民對話，最終卻因沒有完全回答居民問題就匆匆離開，招致居民意圖攔車，而引發衝突。

2013.05.21

邊佳蘭自救聯盟炮轟國光石化公司，於兩天前安排之顧問公司在對話會上表現極不專業，提供的資訊具誤導性且無法回答民眾問題，更在最後草草結束對話會。該聯盟質疑國光石化召開對話會僅是在演戲，只為符合《1974年環境素質法令》中，列明仔細環境評估（DEIA）必須展開對話會的要求。

# 馬來西亞第13屆大選「在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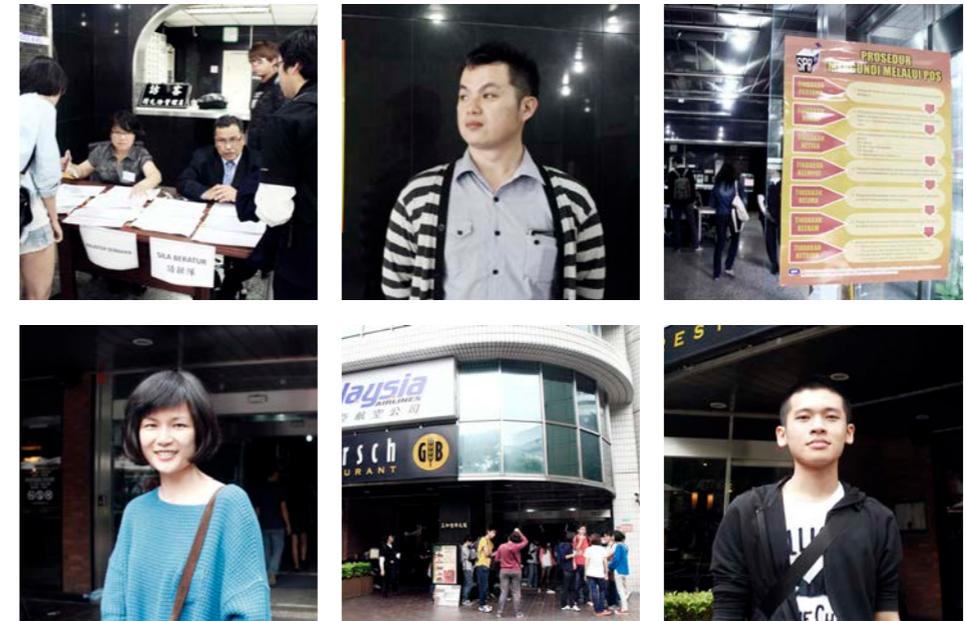
## 旅台郵寄選民： 站出來投票「匹夫有責」！

記者杜晉軒／台北報導



4月28日早上接近九時，兩輛遊覽車停泊在台北敦化北路「馬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前，卸下一批又一批操著「異國口音」的乘客，他們看起來異常興奮。這些乘客來自台灣中部和南部，

風塵僕僕坐車北上是為了履行公民義務，投下人生中第一張選票，他們是馬來西亞的旅台郵寄選民。本屆大選，約有400多名旅居台灣的大馬遊子登記成為海外選民，準備投下神聖的一票。



現就讀國立成功大學統計學系的王璋勇同學，來自霹靂州怡保市，為了投下手中神聖的一票，不辭勞苦從三百多公里之遠的台南來到台北，他表示，本屆大選是國家的轉捩點，站出來投票「匹夫有責」！

他透露，身邊有許多馬來西亞旅台的朋友都非常關心政治，並且付諸行動註冊成為選民，但也有朋友呈現「政治冷感」。他說，原本聽聞旅台郵寄選民人數不多，但看到出席投票的人數後，感到滿意。

投票日前夕，許多選民仍擔心海外投票程序是否透明？投下去的一票，在郵寄過程中可能遭人「動手腳」？郵寄選民國立師範大學研究生陳際勇表示，無論在國內或國外投票，選民都對選舉制度的公正性存疑，即便是國內選民也不一定

對投票過程的透明度更有信心。

無論如何，陳際勇認為，「國家讓海外公民享有投票的權利是應該的，而且每一位公民都有投票的義務。」

就讀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的研究生黃文青，對海外投票的透明度還是有所顧慮，但她認為，不能抱持消極的態度面對郵寄選票制度，因為投票是馬來西亞人民的權利。

黃文青期望她手中的一票，能為馬來西亞帶來更健康的政治環境。

「雖然每個人對於選舉的期望不同，就算政黨輪替也不一定換得更好的政府，但結束『一黨獨大』會使國家發展更健全。」■

## 旅台生組織「選舉志工」團隊 為郵寄選民解惑

記者傅政瀚／台北報導



本屆大選，馬來西亞首度開放海外選民郵寄投票，旅居和遊學海外的國民才得以郵寄投票履行公民義務。一群旅台學生也透過組織「選舉志工」團隊履行公民義務。

這群學生主要來自「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及「大馬青年社」，透過宣傳投票資訊、講解投

票程序、負責安排專車等事宜，協助讓更多旅台人士投下神聖一票。同時，他們也在投票日當天「執勤」，即時處理郵寄選民投票面臨的突發狀況。

大馬青年社成員之一的湯炳超表示，他發現許多民眾對於投票細節不甚了解，所以決定組織

團隊為旅台學生服務，發佈有關海外投票的資訊。

「由於選民教育並沒有很成功，許多選民對申請郵寄選票、投票程序等比較細節的部分都不太了解，這原是選委會應負起的責任，但成效不佳，所以我們主動整理相關訊息，喚醒公民意識。」

此外，「志工」團隊在網路平台開設詢問專線，每天定時為旅台生「解惑」，獲得相當熱烈的反應。湯炳超說，「我個人的實際行動，是到朋友臉書的塗鴉牆上回答問題。」

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則提供專車服務和交通津貼，負責人蔡慧琪指出，「同學會希望大家能夠履行選民責任，加上我們得到贊助並且經過理事們商討的結果是，提供專車可以實際減輕學子們的經濟負擔。」

### 冀持續推廣選民教育

「志工」團隊在選舉期間面對諸多問題，如選民詢問「可以讓父母代替投票？」、「可以請團隊代為註冊選民？」，甚至把不想投票的原因，歸罪於志工團隊，指責團隊以及台灣媒體太遲或不通知投票日期等等，把志工團隊搞得哭笑不得，倍感無奈。

另外，「志工」在協助旅台人士登記申請郵寄選民資格時，也遇到許多「被動」的選民。湯炳超表示，「許多人寧可最後一分鐘才來申請郵寄選票，雖然郵寄選票的申請過程很簡單，但還是有很多人比較懶惰。」

他認為，選民的教育很重要，公民義務不只是在臉書上換頭像或上街抗議，而是要真正落實選民責任，登記註冊為選民。

「我希望淨選盟八大訴求能落實，此外公民團體及各政黨能持續選民的教育，確保適齡國民皆登記為選民。」

### 選委會應修正投票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台灣約有1萬2千名旅台人士，其中學生約7千人，但登記為海外郵寄選民的卻僅有473人，扣除未達投票年齡及回國投票的選民來看，旅台人對於履行公民義務的意願明顯低落。

湯炳超對此表示，相信是很多旅台人士對郵寄選票存有負面印象，擔心有選舉舞弊的情況，導致他們不積極申請登記為海外選民。

大馬青年社成員劉華丹則對旅台選民的反應感到無奈，他期望經過本屆大選的反風，能「吹醒」一些向來不太關心政治的國民，「履行公民的義務，沒有想像中的難，卻也不是能從天而降。」

他希望，未來馬來西亞的公民意識會進一步提升，使國內公民更關注社會發展。他也期盼，選委會可以修正目前的投票程序，以挽回民眾對選委會失去的信心。

「選舉委員會能主動讓郵寄投票的流程更透明化，以便能讓海外的公民放心且信任的投下同樣神聖的一票。」■



# 開放還是封閉？ 從馬來西亞華、英、馬來文 同志小說選集探討同志處境<sup>1</sup>

張玉珊  
元智大學中語系研究生

## 摘要

作為一個伊斯蘭教為國教，同時存在著非自然性行為法的馬來西亞，加上一九九八年前副首相安華被控雞奸一案，看似對同志如此不友善的國家，同志的處境想當然爾是很糟糕。而且在面對這麼不友善的環境，再加上《1984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出版同志小說選集在馬來西亞幾乎是一個不可能任務。然而在二〇〇七年馬來西亞卻出版了歷史上第一本的同志小說選集：《有志一同：馬來西亞同志小說選》，接著是英文版Body 2 Body（二〇〇九年出版），最後是馬來文版orang macam kita（二〇一〇出版）。值得探討的是，三本小說集最先通過重重障礙出版的是華文小說集，相對於掌握社會資源較多的馬來文（獲得官方補助）和英文出版界（財力相對雄厚）卻隔了兩年後才能出版。這是因為在審查的過程中，華文出版品所獲得的「關注」比起其他兩個語文的出版品少。這說明了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就是國家機器在面對不同語言的出版品會有不同的審查標準。同時，這特殊現象也說明了國家機器在「處理」不同族群的同志社群有不同的標準。但一般來說只要同志社群（無論哪個族群）只要保持「低調」就可以獲得相對開放的空間，例如華文出版界。

本文探討的是，在馬來西亞這個對同志即開放又封閉的空間，為何同志小說選集卻可以接二連三的出版，並且不同語文在出版的過程中面對什麼樣的問題，進而分析同志社群在馬來西亞的處境。

**關鍵詞：**馬來西亞、同志、有志一同、Body 2 Body、Orang macam kita

---

<sup>1</sup> 本論文曾發表於「性別·多元文化·教育：行動與改變研討會暨台灣女性學學會年度研討會」，2012年。

## 一、前言

馬來西亞因為其特殊歷史背景，讓馬來西亞成為一個多元族群國家。雖然標榜各個族群和諧共處，但實際上各族群之間深入的互動還是極少的。這與當時英殖民政府對馬來亞人民實行「分而治之」的管理方式有關，導致了各族群人民只流於表面的、禮貌性的互動，並無意進一步深入了解對方的文化或生活習俗，這也同時表現在馬來西亞同志族群身上。而馬來西亞同志因為無法公開現身的問題，讓彼此的交流更少。前首相馬哈迪違憲宣布馬來西亞已是回教國，讓同志更難在馬來西亞公開現身。加上刑事法典第377條（進行非自然性行為），更讓馬來西亞同志難以公開出櫃。就以上種種因素，似乎可以將馬來西亞詮釋為，一個對同志不友善的國家。但是在國內卻又有三種語言的同志小說選集出版和舉辦LGBT活動，甚至有非政府組織公開宣導男男性行為（MSM）愛滋防治運動。馬來西亞同志雖然一方面（暫時）沒有如一些回教國家對同志有嚴厲的刑罰；但另一方面也沒有如美國台灣等對同志相對友善的空間，處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馬來西亞，同志的處境其實相當微妙。

本文並不會就三本同志小說選集的文學內容，來探討馬來西亞同志的處境。本文意圖從三本不同語文的同志選集的出版背景來分析，在馬來西亞這個對同志即開放又封閉的空間，為何同志小說選集卻可以接二連三的出版，並且不同語文在出版的過程中面對什麼樣的問題，進而分析同志社群在馬來西亞的處境。

## 二、馬來西亞同志與法律

在一個即開放又封閉的國家，身為一名同志在進行與性別相關的活動或社會運動時，往往都無法拿捏國家政府其「開放」與「封閉」的標準何在，但刑事法典第377條足以讓同志感到不安。該法令是英國殖民馬來西亞後所留下的遺物，在獨立之後並沒有將其移除，政府反而藉由這法令來打壓異見份子。該法令明文人獸交（Buggery with an animal）、肛交與口交（Carnal intercourse against the order of nature）、進行非自然性行為、在公共場所或私人場所發生任何破壞體統的猥褻行為、和與十四歲以下孩童進行發生任何猥褻行為，都屬於違法的行為。雖然該法令並無強調以上局限於任何性別，所以廣義上也應涵括男女之間的「非自然性行為」（除了人獸交以外），但安華一案卻引起同志們的不安。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日馬哈迪將安華開除，同年九月四日巫統最高理事會以「道德敗壞」<sup>2</sup>的理由奪取安華黨員資格。同年九月，安華也被控以雞姦和貪污罪。安華因貪污罪與雞姦分別被判囚六年與九年，但於二〇〇四年馬來西亞最高法院推翻雞姦案判決，安華因此獲釋。一連串的政治行動，讓安華從副首相墜落至階下囚，更讓他錯失參與全國大選的機會。但在二〇〇八年六月，終於從各種官司中脫身的安華，又再度被控告雞姦。安華被控在蓄意與當時二十三歲的莫哈末賽夫（Saiful Mohammad 安華的助手）進行違反自然性行為，即把他的生殖器官插入莫哈末賽

夫的肛門裡，此舉抵觸了刑事法典377B條文。<sup>3</sup>安華之所以被控以雞姦和貪污罪，普遍上都被認為是馬哈迪害怕安華奪權，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而對安華採取的政治迫害。雖然於二〇一二年七月安華雞姦賽夫一案被判無罪，但從同志眼中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場爭權奪利的政治迫害，而是國家政府開始使用刑事法典第377條來「對付」同志族群。

直至安華雞姦案，馬來西亞同志才開始意識到國家政府可以使用這罪名控告同志，尤其是進行肛交與口交性行為的男同志。安華雞姦案對馬來西亞同志所帶來的衝擊極大，其衝擊不僅僅因為其性行為會被控告的關係，而是政府開始使用「雞姦」這罪名作為手段以達到污衊異見份子的目的。這也是馬來西亞歷史上首次發生這樣的情況。這意味著政府意識到，「雞姦」能達到污衊對手的最大成效，而也唯有「雞姦」才能徹底毀滅對手的名聲。「雞姦」之所以能成為「強大」的污衊對手的手段，這與馬來西亞國教伊斯蘭教有關。

馬來西亞第四任首相馬哈迪於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就是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的隔週，在國陣聯盟政黨民政黨代表大會上宣布馬來西亞「已是」回教國。此番言論一出，不少學者都認為馬哈迪是為了對抗來勢洶洶的在野黨伊斯蘭黨<sup>4</sup>才說出該言論。因為自一九九八年安華因雞姦與貪污案被逮捕之後，其支持者就引發了一場社會運動「烈火莫熄」支持安華。「烈火莫熄」主要是以馬來族群為主體，以街頭政治為特色的社會運動。它既是針對馬哈迪威權式的領導風格感到不滿，也涉及媒體、文化、和思想等領域的革新。<sup>5</sup>因「烈火莫熄」而吹起的反風，讓反對黨伊斯蘭黨成為了當時的贏得最多席位的反對黨，也使得伊斯蘭黨主席成為國會裡的反對黨主席。伊斯蘭黨是一個以伊斯蘭教為本位，並以建立「回教國」為其最終目標的政黨。馬哈迪選擇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宣布馬來西亞是「回教國」其動機非常明確，因為巫統在一九九九年大選時流失了不少馬來選民的選票至伊斯蘭黨，為了獲得馬來選民的支持就必須宣布馬來西亞是「回教國」，讓伊斯蘭黨的最終目標無法發揮其作用。即使馬哈迪這項宣布是違憲的行為，<sup>6</sup>但還是引起人們的恐慌，而更為重要的是伊斯蘭教是反對同性戀的，這也使得同志們害怕自己在馬來西亞的處境會變得非常糟糕。

除了刑事法典377以外，近幾年來政府也開始有使用不同的法律條文來對付同志。例如「性向自主」（Seksualiti Merdeka）的活動。「性向自主」活動是由一群關心性別與人權議題的非政府組織與個人合辦的年度活動。參與籌備的非政府組織包括了馬來西亞律師公會（Malaysian Bar Council）、大馬人民之聲（SUARAM）、粉紅三角基金會（PT Foundation）、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等。活動舉辦至二〇一一年已成功舉辦三屆，活動內容包含工作坊、電影欣賞等。名稱中的Merdeka的意思是獨立自主，該活動取名Merdeka正是意圖提醒大家，雖然馬

<sup>3</sup> 《星洲日報》〈安華肛交案判詞終出爐，「不能單憑賽夫證詞定罪」〉<http://www.sinchew.com.my/node/252984>

<sup>4</sup> 伊斯蘭黨（PAS）原翻譯為回教黨，在2011年該黨在代表大會上將中文黨名更正為「伊斯蘭黨」。資料出處：《星洲日報》〈60週年黨慶宣佈，回教黨易名伊斯蘭黨〉<http://www.sinchew.com.my/node/221481>。（21/6/2012）

<sup>5</sup> 《風雲五十年》頁73。

<sup>6</sup> 至於為何違憲，詳細資訊可參考馬來西亞法律專家楊培根針對馬來西亞回教國議題所撰寫的文章：《獨立新聞在線》〈法律角度看回教國課題（一）〉<http://www.merdeka.com/news.php?n=4533>

<sup>2</sup> 孫和聲、唐南發編《風雲五十年：馬來西亞政黨政治》（吉隆坡：懸人氏事業）2007年，頁73。

來西亞獨立已有五十多年，但很多人（尤其是LGBT群體）還是無法做自己。這項活動於二〇一一年，被警方援引刑事法典298A<sup>7</sup>，以及警察法令27a（1）（c）<sup>8</sup> 條文下勒令停止舉辦這項活動。警方以同性戀在馬來西亞是違法的理由，認為該活動已觸犯了法律，所以援引刑事法典298A（危害對團結或和諧的維護），以及警察法令27a（1c）（警方有權要求活動停止舉辦）條文勒令停止舉辦這項活動，而這也是馬來西亞歷史上首次引用該法令來對付性別活動。

但真正影響馬來西亞同志小說／文學出版的法律條文是《1984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s Act 1984）<sup>9</sup>。該法令名稱雖然是一九八四年，但這條法令並非在一九八四年才制定。與雞姦法（Sodomy Law）一樣，都是英國殖民馬來西亞留下來的產物。而當中第七條文「管制不受歡迎出版物」（Undesirable Publications）賦予內政部長「絕對審核權」（absolute discretion）的權利，讓內政部長可查禁任何內容含有危害或可能危害公共秩序（public order）、道德、國家安全、外交關係，或國家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出版物的權利。而第8條文則明確說明，擁有印刷機印刷、出版或分發被查禁的出版物，罪名成立可被判處監禁不超過三年，或罰款不超過兩萬元，或兩者兼施。「絕對審核權」提供了內政部長至高無上的權利，因為根據法令內政部長的決定乃「最後之決定」。而第13A條款及第13B條款，則分別說明了法院不能以任何理由質詢部長根據該法令所做的任何決定，而執照擁有人也不能享有陳情權（right to be heard）。這樣的權利讓政府擁有監視任何印刷品的內容，並同時還能對印刷廠判刑，使得出版商與印刷商都會對出版內容先進行自我審查，以避免觸犯該法令。

從上文資料裡可以得知《1984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加上刑事法典第377條文和伊斯蘭教的因素讓出版業者在選擇出版內容時顯得小心翼翼，甚至自我嚴密把關。而在這樣的環境底下，為何三大語文的同志小說選集得以出版，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議題。同時，藉由討論三大語文同志小說選集的出版，也得以從中得知馬來西亞各個族群同志群體的處境，而這會在下文給予更詳細的討論。

### 三、《有志一同：馬華同志小說選》出版背景與馬來西亞華裔同志

政府對待同志的雙重標準，可從三本同志選集的出版分析為何政府面對不同族群會有不同的處理態度與標準。於二〇〇七年出版的華語文同志小說選《有志一同：馬華同志小說選》（下文簡稱《有志一同》）是三本同志小說選裡最早出版的一本。但《有志一同》卻並非是馬華文學裡第一本以同志小說為主題的出版物，早在二〇〇五年二月馬華文學界歷史最悠久的文學刊物《蕉風》，就在其第四百九十三期刊物，用了一本刊物的篇幅，做了「性／別越界：愛人同志」的專題，其中除了有專訪、學術論文以外，還刊登了為數不少的同志文學作品，更請來中國性學專

家李銀河撰稿性／別研究相關文章，該期的專題成為了後來《有志一同》出版的契機。《有志一同》編者兼馬來西亞南方學院馬華文學館館長許通元在該書序上解釋了，《蕉風》如何成為後來出版小說選集的契機：

**新馬此前未曾出版同志小說選。筆者與當時《蕉風》執行總編許維賢在製作《蕉風》第493期「性／別越界：愛人同志」專輯時，他曾「強迫性」的「逼」筆者整理馬華同志文學資料。理由是筆者深處馬華文學如此優秀的地理文化位置與背景，捨筆者取誰。在「半推半就」之下，促成了這冊小說選集鋪路的美事……**

**……〈性／別越界：馬華小說中的同志書寫略論〉完成後，遺留一大堆珍貴的馬華同志小說，珍藏在檔案中，以便做研究及參考……**

**……既然資料作品還算齊全（雖然有些至今仍未尋獲），為何不編一冊精彩的《馬華同志小說選》，以嗜讀者。<sup>10</sup>**

這本由有人出版社出版的同志小說選集在出版以後，市場反應相當踴躍。這本小說銷售量相較於其他同種類的純文學讀物，在慘淡經營的馬華文學書市可說是銷售量極好的一本小說選集。然而有人出版社，卻一再以銷量問題拒絕出版第二冊同志小說選集。<sup>11</sup>雖然無法從有人出版社得知實際銷售數量，但從《蕉風》「性／別越界」專輯的銷售量可以得知《有志一同》銷售量不會太差。許通元在《有志一同》序裡有提到該期《蕉風》的銷售量，至二〇〇七年馬華文學館僅剩二十多冊的存貨，相較於《蕉風》其他期數「性／別越界」專輯可謂是暢銷刊物。「性／別越界」專輯如此好的銷售量，說明了馬華同志文學在馬來西亞華文書籍具有一定的市場。而且在有人出版社的網絡商店，《有志一同》更是佔據銷售排行榜第四名。<sup>12</sup>有人出版社以銷量問題來拒絕出版真正驗證了，《1984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和國內其他惡法所帶來的寒蟬效應。這寒蟬效應，往往並非是因為出版社不願糾葛於繁雜的行政手續與漫長的過程，也不願與國家行政體系進行抗爭以避免往後向內政部處理出版相關事務給出版社帶來麻煩與不便。

出版社自我的審查態度，尤其在色情與政治議題上特別敏感。而同性戀本來不屬於那麼敏感的課題，卻因為政府對同志的雙重標準，使得編輯與作者都選擇自我設限與審查，以避免惹上麻煩。以《有志一同》所收入的小說翁弦蔚〈遊走與沉溺〉為例。當〈遊走與沉溺〉首次刊登在報章副刊時許多對同性的欲望描述文字都被刪除了不少以後，卻在八年後收錄在《有志一同》裡可以不被刪除而得以面世。這樣的過程說明了，並非因為八年後內政部變得開放和能接受同性戀，

<sup>7</sup> 法令原文為：Causing, etc., disharmony, disunity, or feelings of enmity, hatred or ill will, or prejudicing, etc., the maintenance of harmony or unity, on grounds of religion. 資料引自：Malaysia Penal Code No.298a <http://www.agc.gov.my/Akta/Vol.%2012/Act%20574.pdf>

<sup>8</sup> 法令原文為：Power to stop certain activities which take place other than in a public place. 資料引自：Malaysia Police Act 1967 <http://www.agc.gov.my/Akta/Vol.%207/Act%20344.pdf>

<sup>9</sup> 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s Act 1984, <http://www.agc.gov.my/Akta/Vol.%207/Act%20301.pdf>

<sup>10</sup> 許通元編《有志一同——馬華同志小說選》（序）（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年，頁4。

<sup>11</sup> 張斯翔《論馬華同志小說與同志文化》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頁12。

<sup>12</sup> 有店網路商店網站左側顯示該店的銷售排行榜，第一名至第四名分別是《假牙詩集：我的青春小鳥》、《簡寫》、《知食份子2》和《有志一同：馬華同志小說選》：<http://www.got1shop.com.my/search.php?encode=YToyOntzOjU6ImIudHJvIjtzOjM6ImhvdCI7czoDOic2VhcmNoX2VuY29kZV90aW11IjtpOjEzNDcxNzE3Mjc7fQ==>（遊覽日期2012年9月9日）

而是這些同志情慾話語也許是可以通過內政部審查而刊登或出版的。有趣的是，《有志一同》的封面即使在「性／別越界」專輯上市後，《蕉風》編輯獲得來自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內政部的「招呼」也是因為關於異性戀比較露骨的書寫內容，而非同志相關的內容。<sup>13</sup>我認為，這樣的雙重標準所帶來的影響是，出版社在審核內容時下意識的嚴密把關，而馬來西亞華裔同志則一直處於悲情狀態，認為馬來西亞同志處境極為悲慘。

然而，從《有志一同》的出版過程與後續效應來看，馬華同志的處境並沒有如其想像般糟糕與悲慘。以跨性者鍾潔希為例，她在尚未進行跨性手術之前，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裡已經是一名相當有名氣的醫生。在進行了跨性手術之後，「他」以「她」的身份重新出現在眾人眼前，並高調宣示其跨性後的身份和戀愛狀態。同時，也因為其跨性身份獲得大眾的矚目，她還開設了保健中心並灌錄唱片，名氣不減尚未跨性的時期。另一位也是非常高調的同志，歐陽文風也一樣。在他尚未出櫃之前，他已是一位小有名氣的評論家，在出櫃之後更是高調的出版書籍全國跑活動演講，於今年還偕同其美國籍伴侶回到馬來西亞舉行婚禮。雖然其婚禮只邀請他的親朋戚友，媒體也給予相當大篇幅的報導。但鍾潔希與歐陽文風在華人社會如此高調的出櫃，卻沒有被任何政府對付，除了來自基督教會的大力反對以外，並沒有任何政府單位對他們採取任何行動。與《有志一同》出版過程一樣，馬華同志並不會受到內政部的關注。可是，自二〇一一年以後，因為「性向自主」活動的關係，加上第十三屆全國大選將至，執政黨為了獲得保守選民的支持及鞏固選票，即使在這之前不太受到國家政府關注的馬華同志也開始受到關注與對付，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歐陽文風與其美國籍伴侶的婚禮。除了馬六甲首長莫哈末阿里公開反對以外，首相署副部長瑪茜達也撰文公開反對：

**在人權和自由選擇的基礎上，同性戀者如今要求伸張正義，並希望他們的生活方式可以被社會接受。對我來說，他們要求的不只是人權。他們其實是要的是特殊地位，即是要求社會接受他們歪曲的生活方式，就算是違反宗教、人的本質以及國家法律甚至威脅他人的生命。**

**這已經非常過份了。憲法和國家法律賦予所有公民平等的權利。同性戀不能指望或要求特殊的權利或地位。**<sup>14</sup>

雖然首相署部長言論有其矛盾之處，一方面說憲法賦予所有公民平等的權利；另一方面卻又強調同志不能要求「特殊的權利或地位」。就這篇文章看來，首相署部長瑪茜達認為同志並非屬於馬來西亞公民之一，沒有資格要求和其他公民一樣的權利與地位。但同時也沒有任何政府單位對歐陽文風或鍾潔希採取任何行動。最主要的原因是，馬來西亞華裔同志並非是穆斯林，無法使用伊斯蘭教法來逮捕華裔同志，而國家法律也無明文規定「同性戀」是違法的行為。雖然國家政府仍可使用刑事法典377條文或國家內安法令來逮捕同志，但就歐陽文風和鍾潔希事件來看，政府無意對他們採取任何行動。

<sup>13</sup> 許通元編《有志一同——馬華同志小說選》（序）（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年，頁4。

<sup>14</sup> 《星洲日報·言路》〈同性戀沒有特殊地位〉<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20708?page=114>

《有志一同》在各種惡法包圍底下仍能成功通過內政部審查出版，作為馬來西亞歷史上第一本同志文學，也說明了國家政府對華裔同志相對來說不被那麼「注重」，加上華裔族群沒有如馬來裔族群般有宗教文化與回教法的束縛，只要不被國家政府「盯上」，華裔同志在馬來西亞的處境，和同志文學的刊登與出版可說是相對的開放。

#### 四、非華語文同志小說的出版過程與馬來西亞同志

從一九九八年安華被控雞姦一案以來，「同性戀」已經成為了抹黑對手的強力武器，尤其在馬來族群裡面，抹黑政敵為同性戀更是能達到污蔑並打壓對手的目的。從安華雞姦案來看，自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八年安華一共被控雞姦兩次，分別被控雞姦他的司機阿茲占和助理賽夫。雖然兩起雞姦案都分別在二〇〇四年與二〇一二年被判無罪釋放，<sup>15</sup>但對安華的政治生涯所帶來的破壞卻是非常巨大的。因為在官司纏鬥期間，安華失去了參與全國大選的機會，而這也是其政敵所意圖達到的目的，破壞安華名義和阻止他重新踏入政壇。但安華並非唯一一個被這樣污蔑的政治人物，現任馬來西亞旅遊部部長拿督斯里阿查麗娜（Azalina Othman），因為其較為陽剛化的形象也於二〇〇二年被其政治對手攻擊為女同性戀。但因阿查麗娜為當時首相馬哈迪的愛將，這事件並沒有如安華雞姦案般被提控，<sup>16</sup>因此阿查麗娜的政治生涯裡也沒因此受到影響。從安華和阿查麗娜事件裡可以得知，「同性戀」已成為攻擊政治對手的最佳武器，尤其是在馬來族群裡面。

不僅如此，自二〇〇八年以來已經舉辦了三屆的「性向自主」活動，在二〇一一年獲得關注，與該活動邀請淨選盟主席安美嘉為該活動主持開幕有關。「性向自主」被污名化為宣揚與鼓吹性自由（Free Sex，馬來文為Sex Bebas）的活動。<sup>17</sup>不少親政府的非政府組織如馬來西亞馬來人陣線（Jaringan Melayu Malaysia）<sup>18</sup>，就在其舉辦的反「性向自主」的集會上<sup>19</sup>，大喊污名化LGBT與「性向自主」的口號，如：「拒絕性自由，拒絕雙性戀領袖<sup>20</sup>」、「投安美嘉，投性自由」、「反對LGBT，因為那是詛咒、讓人反感、疾病、濫交、和不道德的」<sup>21</sup>等，極度污名化的口號。而這場集會也沒有受到來自警方的打壓，這與馬來西亞國內其他受到警方對付的集會不一樣。我認為，政府高調打壓「性向自主」原因，出於安美嘉在馬來西亞國內掀起的民主運動浪潮有關。因此政府希望藉由污名化「性向自主」的同時也能污名化安美嘉。如此一來，政府就能將安美嘉和其社運夥伴一同標籤為支持「性自由」的人士，以期獲得保守選民的支持。

但排除政治權利角斗因素以外，馬來社群對同志的接受度還是非常低，這是因為馬來西亞馬

<sup>15</sup> 安華官司事件事件表可參考：《世華媒體》〈馬來西亞·安華雞姦脫罪·政府：證司法獨立〉<http://www.mediachinese.com/node/46219>

<sup>16</sup> 相關新聞報導可參考此網站：<http://www.beritaazalinalesbian.blogspot.tw/>

<sup>17</sup> 「性向自主」活動被污名化的系列新聞報導可參考：[http://www.songyy.org.tw/action\\_3.asp?ACTID=ACT11116132918676&myarea=3](http://www.songyy.org.tw/action_3.asp?ACTID=ACT11116132918676&myarea=3)

<sup>18</sup> 馬來西亞馬來人陣線網站（主要以馬來文為主）：<http://jaringanmelayumal.blogspot.tw/>

<sup>19</sup> 相關新聞可參考：<http://www.seksualitimerdeka.org/2012/04/anti-lgbt-rally-news-and-opinions.html>

<sup>20</sup> 這裡的雙性戀領袖暗指因雞姦案而被控上法庭的前副首相安華。因為安華目前為在野黨領袖，所以政府為了打擊在野黨勢力，污名化「性向自主」活動的同時，也一併污名化安華，意圖一箭雙雕。

<sup>21</sup> 更多口號可參考網絡新聞媒體當今大馬於集會當天所拍攝的照片：<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0150668502110906.387978.47298465905&type=1>

來族群全都是穆斯林，而在伊斯蘭教經文裡也說明同性戀是錯誤的，而伊斯蘭教法更是容許對同性戀者處於死刑。不少政教合一的回教國至今仍對同性戀者採取該法令。雖然馬來西亞並非回教國，也無法將同志處於死刑，但仍有保守宗教份子對伊斯蘭教同志帶著強烈反對的意見。而馬來西亞馬來同志的情況，因為國家歷史背景錯綜複雜所致，其處境比起任何同志族群都更為特殊。首先，馬來西亞馬來族群打從出生開始注定就只能是穆斯林，即使成年以後也並無其他宗教的選擇權。與同為反對同性戀的基督教不同的是，要脫離伊斯蘭教信奉其他宗教，在馬來西亞馬來人身上是不被容許甚至會因此而被逮捕，更別說公開出櫃了。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底下，英文與馬來語文的同志小說選卻還能得以出版，也有賴於政府的「雙重標準」。

英文同志小說選 *Body 2 Body*<sup>22</sup>於二〇〇九年出版，緊接著馬來語文的同志小說選 *Orang Macam Kita*<sup>23</sup> 則於二〇一〇年出版，<sup>24</sup> 兩本選集都屬於同一個出版社出版。與《有志一同》不一樣的是，*Body 2 Body* 和 *Orang Macam Kita* 都是以徵稿的形式編輯成書。目前尚缺淡米爾文版<sup>25</sup>的同志文學出版品，也沒有任何市面上即將出版的消息。操淡米爾文的印度裔族群，在馬來西亞本來就是一個相對弱勢的族群，淡米爾文學更是弱勢，更是別說淡米爾文的同志文學了。然而 *Body 2 Body* 裡收入不少印裔族群使用英文書寫的同志小說。最先出版的 *Body 2 Body* 在出版過程並沒有面對很多的打壓或阻擾，書籍上市後也沒引起內政部的關注，反而直到 *Orang Macam Kita* 出版並上市後，這兩本同志選集才引起內政部與馬來族群的關注。

出版這兩本書籍的出版社 (Matahari) 社長阿米爾·穆哈末 (Amir Muhammad) 在其部落格上文章裡談及在 *Body 2 Body* 之前，他曾於二〇〇三年也曾就同志議題向文學界徵稿，但當時反應並不熱烈，導致當時的出版計劃就此流產。基於這樣的經驗，當 *Body 2 Body* 於二〇〇八年公開徵稿時，編輯曾擔心會重複當年的狀況，但出乎意料的編輯收到超過五十篇的稿件，遠超過二〇〇三年的徵稿狀況。阿米爾穆哈末在其部落格文章裡認為，這情況也許與二〇〇八年三〇八政治海嘯，或是受到新上任首相的阿都拉 (Tun Abd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 所帶來的新氣象有關。<sup>26</sup>

然而 *Orang Macam Kita* 就沒有如 *Body 2 Body* 這麼幸運。雖然徵稿條件與 *Body 2 Body* 相同，也是強調需要作者的真實姓名，投寄的稿件也多達七十篇，但在 *Orang Macam Kita* 出版的最後階段卻有內政部前往馬來西亞著名書店紀伊國書店 (Kinokuniya) 「拿走」三本 *Body 2 Body*。內政部給予的理由是，因為接到投訴關於該書內容會讓讀者「道德淪喪」(馬來文: merosakkan moral)，因此需要 *Body 2 Body* 這本書檢查書中內容。<sup>27</sup> 這起事件並非是單獨個案，之後也有類似的事件發生。今年七月，澳洲女性穆斯林作家依莎曼吉 (Irshad Manji) 書籍《阿拉、自由與愛情》(Allah,

*Liberty and Love: The Courage to Reconcile Faith and Freedom*) 由馬來西亞出版社 Z1 Publications 翻譯成馬來語文並出版。但內政部援引《1984年印刷及出版法令》第7(1)條文，發出禁令禁止這本內容可能影響人民思想、破壞公共安全及和平的書籍。<sup>28</sup>

雖然 *Orang Macam Kita* 和 *Body 2 Body* 兩本小說的讀者並非只局限於馬來族群，只要熟悉這兩種語文的同志 (而絕大部分都熟悉這兩種語文) 都能閱讀。與《有志一同》不一樣的是，*Orang Macam Kita* 和 *Body 2 Body* 並沒有在書名上強調或註明這是一本同志小說選集，而是引用圈內人知道的暗語來作為書名，如 *Orang Macam Kita* 是馬來西亞圈內人 PLU (people like us) 的馬來語文翻譯，而 *Body 2 Body* 則使用「酷兒」(Queer) 作為英文語系讀者的暗號。若非熟悉馬來西亞同志圈內常用術語，單就這兩本書的封面來看，絕看不出來是一本同志小說選集。*Body 2 Body* 尚能通過「Queer」來相認，但 *Orang Macam Kita* 若不熟悉或並非圈內人，就絕無可能被相認為同志小說。當然作為一種避開內政部審查的手法，將書名經過這樣的巧思設計可說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手段。相較之下《有志一同：馬華同志小說選》的書名顯得直白得多了。而且三本小說選集的封面設計也大不相同，《有志一同》書籍封面既是一個擁有胸毛的男人，右手墊著臉手上還有一根煙，雙腿張開只穿一條白內褲，外加大大的黃色圓圈遮蓋生殖部位。但一旦撕開黃色圓圈部分，隱藏在底下的則是讓同志們血脈賁張的畫面 (見圖一)。*Body 2 Body* 的封面則是一張略為凌亂的床鋪，也是相當引人遐想 (見圖二)。但 *Orang Macam Kita* 的封面卻如其書名一般，沒有任何引起遐想的圖像，只有截取書中作品內容文字作為封面 (見圖三)。

三本同志小說選的封面，正正說明了馬來西亞馬來族群同志與非馬來族群同志截然不同的處境。《有志一同》和 *Body 2 Body* 略為大膽的封面設計，和 *Orang Macam Kita* 較為保守的設計，說明了非馬來族群同志與馬來族群同志在馬來西亞的處境是極為不同的。非馬來族群若出櫃現身面對的只是自己家庭與身邊的人，即使高調如歐陽文風和鍾潔希華社對他們還是相當的寬容。但馬來族群一旦現身，就意味著必須跟整個馬來社會對抗而不僅僅是自己的家庭親人而已。以 *Orang Macam Kita* 編者阿茲萬 (Azwan Ismail) 為例，他於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公開出櫃並拍攝了由「性向自主」活動主導的 *It Gets Better Malaysia Project* (馬來文: Saya Gay, Saya OK) 拍攝計劃。該影片上傳到 Youtube 後，短短的六天內就有超過140,000的點閱率，遠遠超過其他同樣在該計劃底下拍攝的影片。<sup>29</sup> 超高的點閱率，加上阿茲萬的穆斯林身份，讓他得到來自馬來社群與政府的高度注意。馬來社群對阿茲萬的出櫃感到非常的不滿，有不少馬來部落格撰文抨擊與辱罵阿茲萬，甚至有人在影片下留言，向阿茲萬發出死亡威脅。<sup>30</sup> 使得「性向自主」為了保護阿茲萬的人身安全，不得不於二〇一〇年十二月發表公告並撤下該影片。<sup>31</sup>

此外，首相納吉於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在一場新書發表會上表示，馬來西亞沒有LGBT

<sup>22</sup> Jerome Kugan and Pang Khee Teik edit *Body 2 Body: A Malaysian Queer Anthology*, Selangor: Matahari Books, 2009.

<sup>23</sup> *Orang macam kita* 的意思是「像我們這樣的人」，英文意思為 People like us 簡稱 PLU，也是馬來西亞同志社群的自我稱呼。Azwan Ismail & Diana Dirani *Orang Macam Kita*, Selangor: Matahari Books, 2010.

<sup>24</sup> 基於兩本選集尚無正式中文翻譯，為了行文論述方便，本文仍取原文書名並不加以翻譯。

<sup>25</sup> 淡米爾文 (Tamil) 是馬來西亞三大族群之一印度裔族群所說的語言。

<sup>26</sup> Publishing *BODY 2 BODY* <http://amirmu.blogspot.tw/2009/08/publishing-body-2-body.html>

<sup>27</sup> Azwan Ismail & Diana Dirani *Orang Macam Kita*, Selangor: Matahari Books, 2010, p7.

<sup>28</sup> 《東方日報》〈《阿拉、自由与爱情》列禁书〉[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0102:&Itemid=113](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0102:&Itemid=113)

<sup>29</sup> 其他影片的點閱率介於44,000 至7,000。It Gets Better Malaysia Youtube 的官方頻道：<http://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FAE2706AFABFCBBB&feature=plcp>

<sup>30</sup> 相關新聞報導：<http://thestar.com.my/news/story.asp?sec=nation&file=/2010/12/23/nation/7670758>

<sup>31</sup> 「性向自主」為撤下影片所發布的公告：<http://www.seksualitimerdeka.org/2010/12/taking-down-azwan-ismails-video-for-hi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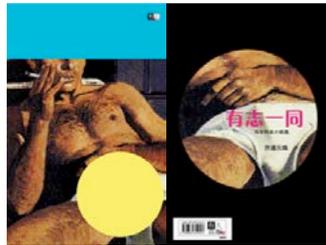
的位置 (No Place in Malaysia for LGBTs)<sup>32</sup>，並強調政府會捍衛伊斯蘭教價值，和確保LGBT不會在馬來西亞國內進行任何活動。同時，警察總部政治部社會極端分子威脅組主任蘇菲安，更在一場活動裡指控同性戀運動與街頭示威文化是極端組織帶入馬來西亞的負面元素，並可能危害國家安全。<sup>33</sup>還有，馬來西亞州屬彭亨州政府也在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宣布，在該州屬內若有穆斯林男性做女性裝扮，或穆斯林女性做男性裝扮，將會在伊斯蘭教法底下被逮捕。一旦被判刑，個人可被罰款不超過一千馬幣或監禁不超過兩年或兩者兼施。<sup>34</sup>在這樣的情況下，馬來族群同志公開出櫃無疑是「自殺」的行為。馬來同志小說選的出版自然也得使用某些策略才能成功出版。

## 五、結語

從以上文獻資料與三種語文同志小說選集的出版過程，這說明了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就是國家機器在面對不同語言的出版品會有不同的審查標準。尤其自二〇〇八年大選引起三〇八政治海嘯，加上第二場和第三場淨選盟集會所帶來的效應，民間的反風逼使國陣政府必須為了鞏固選票而採取許多行動，而打壓同志族群只是行動之一。相較以往政府對待同志群體的態度，近年來政府大力打壓同志群體，說明了政府意識到這樣的行動能獲得保守選民支持。這讓反對勢力與政府在污名化和打壓同志群體上更為落力。但是，不同族群同志這特殊現象也說明了國家機器在「處理」不同族群的同志社群有不同的標準。在歐陽文風在主流媒體出櫃時，中文媒體與評論界曾有一段時期有不少相關性別議題的文章，也有不少筆戰的文章。馬來西亞國內最大的中文報章《星洲日報》，甚至在網路上設立一個專欄專門刊登於性別相關的文章。但後來該專欄無預警的消失，許多作者便轉移陣地到網絡媒體上發表文章，例如獨立新聞在線 (Merdeka Review) 與當今大馬 (中文版) (Malaysiakini Chinese Version)。然而面對國內無法跨族群和國內惡法的局限，但一般來說只要同志社群 (無論哪個族群) 只要保持「低調」就可以獲得相對開放的空間，一如上文所提到的華文出版界的出版狀況。

## 六、附錄

有志一同：馬華同志小說選  
封面與背面



Body 2 Body: A Malaysia Queer  
Anthology封面與背面



Orang Macam Kita  
封面與背面



<sup>32</sup> 相關新聞報導：<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201913>

<sup>33</sup> 相關新聞報導：<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204972>

<sup>34</sup> 相關新聞報導 (馬來文)：<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98731>

# 大馬青年文學獎 獲獎名單

# 文學獎

## 新詩組

### 首獎 —

《有鳥》

謝明成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所)

### 佳作 —

《那些流連在夜裡的》

黎傑榮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

《植物愛情故事》

賴殖康 (畢業於拉曼大學中文系)

《此岸與彼岸的幸福海岸線》

王建安 (畢業於馬來亞大學研究所)

### ///特別鳴謝///

評審 陳大為/鴻鴻/曾翎龍

## 散文組

### 首獎 —

《擦身》

謝明成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所)

### 佳作 —

《失落的回憶》

黃戎 (馬來西亞思特雅國際大學心理學系)

《生命》

葉湧鑫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

### ///特別鳴謝///

評審 高嘉謙/胡金倫/朱宥勳

## 短篇小說組

### 首獎 —

《從缺》

### 佳作 —

《活着<-->死去》

何書群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樵夫》

李佳慧 (馬來亞大學醫學系)

### ///特別鳴謝///

評審 黃錦樹/林開忠/張錦忠

## 大馬青年文學獎頒獎典禮 暨馬華作家座談會

主講人：李有成教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前所長、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一九七五年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隨後考進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並分別於一九八〇年與一九八六年獲得碩士與博士學位。研究領域有非裔與亞裔美國文學、當代英國小說、文學理論與文化批評等。著有《在理論的年代》(2005)、《踰越：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2006)、《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主編, 1996)、《在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合編, 2006)、《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合編, 2010)等。李有成另外著有詩集《鳥及其他》(1970)與《時間》(2006)及散文集《在甘地銅像前：我的倫敦札記》。

對談人：洪淑苓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洪淑苓，臺北市人，民國五十一年生。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現任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曾獲學生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臺北文學獎。文字清麗細緻、委婉有情。所寫諸多情事，儘管過程千迴百折，最後終化為綿綿情意與體恤寬容；這份情懷，可說充分展現中文人溫柔敦厚的風格。著有學術專著《牛郎織女研究》、《關公民間造型之研究》；詩集《合婚》。

## 世代變遷— 馬華作家的文學養成 與寫作歷程

走入80年代旅臺的文學夢，看一名馬華作家旅臺生涯中的成長與蛻變，回溯整個世代變遷的歷程。

日期：2013年10月6日  
時間：早上10時 (9時30分開放入場)  
地點：台大 (近期通知詳細地點)



# 藝文叢

楊邦尼	遲到的寫作
杜忠全	台北·華岡·文化夢
蘇仁和	城市
葉福炎	中山大學有條隧道
盧媿伊	爭取的過程
王康進	書評：他者的視界與想像



楊邦尼

文字工作者

2010年獲時報文學獎散文組首獎

## 遲到的寫作

在林口僑大海青會結束後，我正式住進長興街台大男生第七宿舍，升大一的那個暑假前，參加了耕莘文教院的文藝營，那是第一次近距離的看見作家，接觸文學。我選了新詩組，指導的詩人是蕭蕭，密集三天的課下來，從最早胡適的《嘗試集》讀起，讀到卞之琳的〈斷章〉，「我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不太懂詩意，只覺得美，就背了下來。老師介紹兩本新詩寫作入門，《現代詩創作演練》和白靈的《一首詩的誕生》。趕緊在附近的書店買回去，讀後，哇！寫詩如此「步步為營」，可是我之前在中學自以為的詩寫了三百多首耶，算什麼！

每位學員現場操練寫詩，我寫道：

億萬顆星子 / 只為追逐唯一的地球

開學以後，念歷史系的學長遞了中文系學長陳大為的聯絡電話，說有空可以找他聊聊。大為學長彼時已經獲得《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文學獎的殊榮。九〇年代的兩大報文學獎在我輩看來代表文學初發的最高成就與肯定，是擠入文學殿堂的通行證，否則，文壇大佬這麼多，誰「鳥」你。終於和大為通了電話，我記得他說過：旅臺文學是要革命的，參加文學獎是進入文壇的必要手段云云。我嗯嗯，有聽，沒懂。畢竟是菜鳥大一新生一枚。

那以後，學長還是不時關心學弟，有寫詩嗎，有投稿嗎，有參賽嗎，不然可以嘗試寫寫論文之類的。我都一一記下。我親眼目睹黃錦樹，陳大為他們如何在九〇年代的台灣和大馬以文

字為戈，臺馬兩地舞動風火輪，確實殺出一條文學與學術的道途，立錐兩地。

整個大學時代，我寫詩，只是寫在日記的邊上，write on the margin，空白處，多則四五行，少則一行的詩：

風扇咿呀咿呀 / 每轉動一扇羽翼 / 就亂成相思

如今你回過頭看大學寫作的荒蕪期，恰恰是閱讀的濫觴與高原，一方面明顯覺得和台灣本地生在程度與閱讀上的差距，同系同學早在大學以前就熟稔張愛玲、白先勇，古詩詞背得滾瓜爛熟等等。於是拼了命的要追趕上，追平了，還要超越，古典中文的當然要讀，現代中文要補上，西方的文史更不能不讀，你把自己鍛鍊，等待哪一天筆鞘出。

回馬以後，無心插柳當了男老師，我的真正寫作是從半島開始的，那以前在臺是準備期，你不知道何時落筆。詩，一直暗自寫，後來趁教書空檔寫散文，一開始就是好幾千字，沒計劃，沒主題。再後來是評論，報紙的評論阿貓、阿狗都可以瞎寫，我首次回應了某篇同性戀的文章，一發不可收拾。

二〇一〇年，第一次參加時報文學獎，以〈毒藥〉獲首獎，二十萬台幣的獎金，我從沒想過那正是「誹謗與是非」的開始。我知道，所有的閱讀，苦難，疾病，歌哭，必須以文字超度。■



杜忠全

1997年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畢業  
 2000年獲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  
 2005年獲星洲日報花蹤文學獎散文推薦獎  
 2013年擬出版《老檳城·老生活（續篇）》



## 台北·華岡·文化夢

當年赴台升學，原是在懵懵懂懂的情況下填志願的。而今回想起來，一切都只是巧合：作為國民型中學畢業生，當初對臺灣的大學分佈情況全然無知，首選華岡的文化大學，一來自己沒來由地嚮往敦煌學——說來那只是一種浪漫的嚮往，而這門學科其實才沒那麼浪漫的。但是，既然想學敦煌學，而臺灣這一學科的重鎮，據說就是台北山崗這一處風光明媚的校園。更何況，雖然報讀中文系，但天曉得，我不是懷抱一份文藝夢，而是另外有所追求，而這華岡的

校園，就一度是自己深為憧憬的大師登壇講學的聖地了。有敦煌學有大師身影加上近台北又遠離了都會塵囂，當初填申請表時，就認定這是自己所要的校園了。

然而，台北四年，之後畢業回到故鄉又過了十餘個年頭，自己後來孜孜不倦地投入的，卻不是什麼敦煌學的文獻研究，而是當初自己覺得提不起勁，於是存心不選修，後來卻千絲萬縷切不斷牽連的民間文學與民間口傳文化採集。

2000年回到這一方土地之後，我就存一份心思，看能給自己生根的土地做一些什麼的。2001年，經過與學生接觸一段時日後發現，那時的新生代對我們所熟悉的方言口傳文化，原來已有所隔閡，大致極少聽聞更沒啥記憶了。於是乎，想起1997年系主任金老師來檳考察民間文學時的囑咐，說這一方水土必然也存有民間文學，得好好採集與整理一番。當年蓄意從民間文學課脫逃，原因是無意于臺灣原住民民間文學的採集——這無論如何與自己決定念中文系的初衷不搭嘎的。然而，當初立意到華岡尋訪敦煌學，但華岡的敦煌學風潮大致已過去，當時在系主任金榮華老師的領軍下，全系師生動員以赴的，已轉成對民間文學的採集整理與研究了。只是，在大學部，有關的課所安排的分組作業，卻是以原住民民間故事採集為主，這無疑讓自己打退堂鼓：既念了中文系，何勞自己長途跋涉來為這與己無關的課業費精神與力氣？即令如是，華岡四年，整個系的氛圍，還是讓自己對民間文學及相關的文化有了清晰的體認。這一點在華岡所積累的資糧，也就是後來完成學業並離開台北之後，自己這幾年能為腳下的土地盡一點綿力的根由。

這幾年我常想，當初原是為了敦煌學與佛學而踏入華岡校園——目前自己的學術專業也不曾偏離後者，惟說實在的，目前雖屬玩票性質，然做來稍感一絲成就感及快慰的，卻是與當年的華岡校園一脈相牽的民間文學採集與整理。如果，我是說如果，那時不是陰差陽錯或冥冥中註定般地上華岡，而在一個大力推動民間文學研究的中文系浸泡出來，從而練就了悉心聆聽與採集整理庶民口述的本事，不曉得我會不會開展目前的寫作與出版？還是只默默埋首地從事極少為人關注的專業研究與教學？千禧年的門檻上完成階段性的學業並回到檳島之後，在古跡保護議題及申遺又入遺接踵而來的那些年裡，作為一個中文人，我究竟會如何回應身邊風起雲湧的本土議題？這我不能假設，但目前在自身的學習背景與處身的本土議題相夾擊之下，自己所採取的回應模式及其成果，在在都跟那幾年台北城裡城外冒出的本土熱有關，更與當時華岡教學的注重民間文學與文化脫不了關係。

這所以，台北四年，或說華岡四年還是文化四年，才鑄就了之後這十餘年作為檳城人又中文人的這個我呢！■



蘇仁和

台大中文系四年級



我們對一座城市的認識，通常是通過照片，或者什麼宣傳廣告認識的。但是我們從上面認識的城市，只是通過技術的操作，而標誌出城市的某個部分，這樣它已經是經過切割而不完整的了。只有真正去到那個城市以後，才能體會城市的整個整體，包括城市的建築、街道，城市的天空、氣候，以及最重要的是住在那座城市裡的人。這些都是整個城市的整體，他們是渾然一體而不能分開的。現代很多人旅遊，都只注重被商業廣告所標誌出來的那個不完整的部分，以為去到那個所謂的象徵性的“地標”就算是到過那個地方了，事實上只是被商業操弄著我們的感官而已。這樣的旅行沒有意思。■



**葉福炎**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學生  
目前在《中國報》醒目專欄：「師生說」刊登文章，及著有部落格《旅台小子》。

# 中山大學有條隧道

中山大學有條隧道。它，只供人、單車行走。走在隧道中，每個人的步伐是緩慢的，彷彿在溫習過去的時光。我管它叫做時光隧道。它是學校和外面世界的接軌。拖著漫長的地步，我不斷地在溫習過往的日子，自從那天我拖著行李來到這所大學的時候。行李滿是疊好的衣物，書包裝載一些書籍。我將在這個地方上紮根，旅居於此。

隧道內帶著歷史的氣息。原本被刷在牆上白色的漆，隨著時光的流逝，一小片、一小片地剝落。其實，人不也是如此嗎？我本應沉浸在羊胎水中，歲月卻不斷逼迫我把自己壯大，非離開母體不可。之後，他人把我與母親唯一的聯繫——臍帶給剪斷，於是自己得開始學習長大。學習行走、寫自己的名字、講話、閱讀、寫作……一個嬰兒體在每個晝夜交替之下，慢慢長大，慢慢地成為大家口中的「人」。那又有誰管我，自己是否願意離開母親的懷中，只懂趕緊告訴我趕快長大。牆上的白漆一層層地剝落。難怪人在剝開洋蔥的時候，也會禁不住地流淚。

在我踏入隧道口之後，終端只有一個出口。我試著側身而走：看不見自己距離出口有多遠；我試著向口而走：看不見自己兩側旁有些什麼。提著自己的行李來到隧道口前，這個行為是自私的。踩著飛機的階梯，看似踩著夢想的階梯。其實，那是母親用淚水在冷氣下凝固的。它，是冰冷的。沒人知道，我踩著母親滿是的心酸、煎熬，而來到這片土地上。心裡有著止不住的愧疚。截至現在，我依然覺得自己在她的夢中，偷走了她曾經想出國的夢。因為家束縛住她，而我自己地潛逃到這個地方。自私。

我側身而走。我在白牆上看見母親的故事。母親現已五十歲有餘，年邁。短髮，頗似男人頭。臉上的雀斑從不在意，只用太白粉、玉蜀黍粉塗抹在臉上。她說，這是天然產品具有美白的效果。其實，她大可不用在意這些。她的人生價值本來就不是建立在臉龐、服飾。雀斑是她歲月的印證，養育孩子的歷史。簡裝素衣是她對生活的一種信仰。她是認命的一個女人。縱使貧窮家庭出生的她，渴望成為一位富婆。或，口裡對著過去的不公平嘮嘮叨叨。你懂，她只是在跟你訴說這個世界究竟有多殘酷而已。

那則故事是在右邊。關於父親的那篇，在左邊。我的記憶只停留在右邊。就像從小以來，手握筆寫字的，永遠是右手。我把身子面向左牆。有些裂痕，有些破碎，有些塗鴉。閉上眼睛，我慢慢地走著。雙腳交叉互換，我知道自己會跌倒。腳步再慢，再慢，再慢。此時此刻，



希望自己能能在時光隧道中，從光速中抓獲其中一小段。哪怕就只停留在18歲的那一年。似乎，沒有。我抓不到什麼東西。速度，不夠快嗎？還是我習慣把左邊的事物給遺忘？

“啊！對不起。”

只顧著自己追憶，不小心撞到了小朋友。他很可愛，非常討喜。所幸沒有大礙。他家人正在我身後。我轉身往後頭一看：一對夫妻、一個小女孩。夫妻只是微微對我笑了一下，自己不好意思地點了個頭。前方的小男孩立即跑去扯著父親衣角，躲在身後。我看了這一幕，笑了。

於是，我繼續往前走。前方有很多人與我逆向行走。有人帶著耳機，一條長長的電線從褲袋子靠近耳朵；有的則是一群嬉皮笑臉，與我擦肩而過。那是寂寞與快樂的對照嗎？隧道中有些昏暗，即使被刷上白色的漆也無法把橘黃燈打散，照亮。低著頭，踩在地板上的格與格，一步一步走向進入校園的出口。腳明明穿著的是跑步鞋，為何每一步的前進越走越慢？

我，走出來了。

於是，半年過去。沒有野狼、小綿羊，我每天都在穿梭在時光隧道中。有時候，一個人；有時候，結伴。那是一道現實與追憶的連接。我常常和大馬朋友們一起走在這隧道中，細算著馬來西亞的點點滴滴。人在寶島，心理掛著的卻是家鄉。隧道的左右側不僅是父母親的故事，它還有各個不同求學階段的影像。還有，還有一切曾有過的人、事、物。然而，我還站在追憶。

中山大學有條隧道——我的時光隧道。■



盧佩伊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  
九字輩，吉隆坡人，目前在台灣高雄求學。為學業焦頭爛額的日子也寫寫字，緩慢追夢。

## 爭取的過程

就在大馬第十三屆選舉的前幾天，我寄出了一封信。我有多重身份，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馬來西亞華人、我也是一個學生。大部份學生遵照著制度，入學直到畢業，幾乎都是循著規矩去走。就連升學填志願，都可能是聽從父母的指示。

回到那封信。這封信，是我在爭取個人權益上的經驗。從課程更動說起，這是一門跨院選修課，一學期的課程由三位教授分別授課。這次的課程更動從講授課、測驗評分，換成小組報告的方式來進行計分。選修這門課的同學（包括我），剛開始時對這個改變感到訝異和難以接受，但是大家心裡覺得向老師反映也未必能成功。新老師在課堂上解釋這一套新規矩的時候，只有寥寥數幾個學生對老師提出質疑。

很多時候，世界就是從這一點漠視的態度而變得不一樣。

大家的習以為常，使目標失去意義。

大學生面對突變的授課方式，大多數給予默許以及遵從，讓我看到原本能夠爭取自身利益的國度，也有漠然的一面。大家不思考不反抗，甚至等待有人為自己伸張正義。可是我並未放棄，開這門課的教授回應了我：“收到許多同學來信，大家對老師對課程費盡心思的設計感到



佩服，然而也有同學勇於表達對課程設計提出疑慮。我們對同學願意表達意見，能為自己的權益努力而感到十分高興！”教授不知道我並非本地生，每一封回信的字裡行間所得到的禮遇，令我感動不已。教授和新老師進行協調再詢問全體同學的意見之後，決定恢復講授課以及測驗評分的方式進行課程。

很少人能夠理解最後一個程序的感動——那種篤定的心情，相信能夠平反的心情。

事情告一段落。三天後，第十三屆大馬選舉以充滿爭議的姿態落幕。大馬人民在這次大選盡了公民責任，前所未有的回國投票、擔任選舉助選團和面子書上所有對國家的感言。這樣莫名感觸的時刻，就像出席集會的民眾被當作暴民對待，但網絡上仍能看到許多溫馨的照片和故事。惡勢力使大馬人更加團結。

大選當天始，面子書的塗鴉牆就是現場直播。大家把沾了不褪色墨汁的手指照片上傳到網絡，接著是不褪色墨汁能夠輕易脫落的傳言傳開。成績揭曉的晚間時間，報導大選成績開始以後選舉舞弊的謠言滿天飛。我身在海外，開著家裡的視訊，追蹤大選詳情直到深夜，從激昂到落寞——然後是失眠的長夜。我在5月6日穿上黑衣，和其他大馬遊子一起向大馬政府反映選舉不公。當天高雄烏雲密布，等候公車時天落下幾滴雨點。我原本以為心情已經平復，但穿上黑衣的剎那，心還隱隱的痛。同學問我昨夜是因為跟進大選而遲睡嗎，還是因為時差的關係。我笑說，沒有時差，只是大馬人口比中國還多，計票很慢。到了下午，我們在菩提樹下唱國歌。我感覺到熱辣辣的陽光照在黑色的衣，不一會兒就全身發燙。悵然若失回到課堂，瞌睡免不了，我上線看新聞提神、跟進消息。民聯領袖的反應冷靜。當下最重要的事，就是抗衡的恒心，不是憤怒。

昨夜已經過去，而天還沒亮起來。

大選就像一場大地震。其後三天，餘震不停，網絡流傳許多不實的傳言，充斥情緒化字眼、攻擊性留言。我經歷著一場資訊轟炸，徘徊在矛盾不安、認同反對的邊緣，看待人民對選舉不公的反彈。我該如何評斷真偽？我只能做的就是大略瀏覽新聞，再也不轉帖任何關於大選的消息。這次敗選，若非選舉不公，真的能夠實現改朝換代的夢想嗎？我的思緒在這短短幾天內不斷改變。

好事多磨，大馬的民主之路還很長遠。

面對網絡不分真偽的字句，我忽然覺得家鄉遙不可及，因為無法親眼見證家國的改變。在只有中文的國度，我很想回到家鄉那條小路，去問候在街邊賣印度煎餅的馬來夫婦，再嘗一塊附送的炸香蕉；我很想回到校園，在和國文老師用馬來語聊天，聽英文老師講淡米爾口音的英語。身邊的朋友因為這次大選紛紛發言，我也感受到了這次大選帶來的衝擊。只是，我們瞭解何謂真正的改變嗎？我們不能對大馬現存的問題放任不管了。留臺升學以後，我意識到從前中學以前的服從教育，不知深埋了多少對環境漠視的根？

爭取的過程當中，用正確的方法和管道是多麼的重要。面對大選後的餘音，雖然引起大部份人民的注意和評論，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夠理性思考？我從小接受的教育，除了三語，只有硬性強迫遵守的校規。而馬來西亞的高等教育，還有阻止大學生參與政治的大專法令。這些根深蒂固的思想，無法培育在地莘莘學子的批判性思想。在大馬人民期待換去貪污腐敗的政府的同時，單靠社會運動或者海外人士的返鄉投票是不夠的。教育是國家的根本，希望爭取自由平等的政權交替之時，改變不只是開始關注時事，還要從身邊的小事著手。

例如，校方是否說過，不合規格的髮型和眼鏡鏡框可以影響學業？

例如，大學是否規定，課堂上的衣著規定嚴禁但是國際學生除外？

爭取個人權益是需要學習的，何況是談及公民利益。現今大馬人民急需學習的是維護自己的權益之餘，如何在爭取的過程當中，理清自己的立場並且作出正確的判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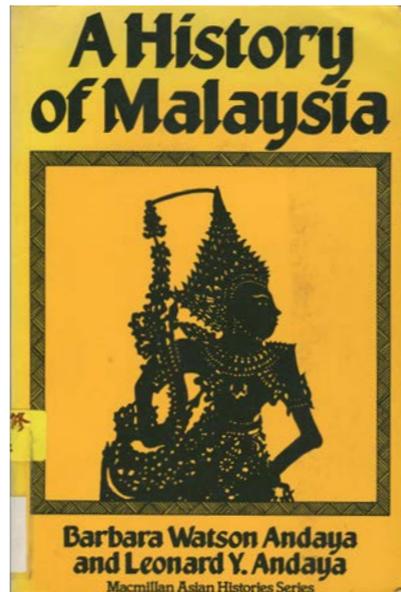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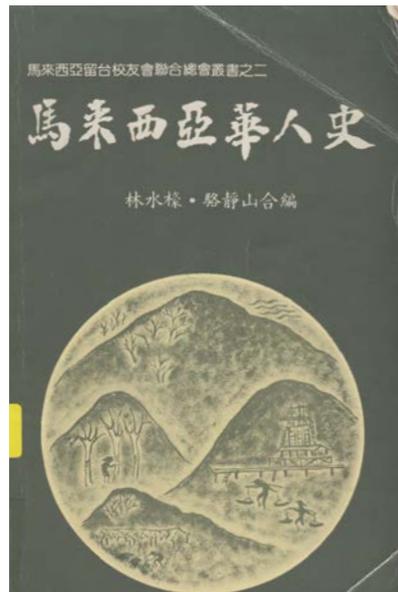
王康進

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學院碩士研究生

## 他者的視界與想像

讀林水椽「馬來西亞華人史」，471頁

與Barbara Watson Andaya「馬來西亞史」，483頁



歷史是沒有精測尺度可測量的實驗，同一場域、同一時空、同一事件的歷史會因所屬的群體「利益」和「關心」程度而展現不同的面貌，要麼是「過度詮釋」（overinterpretation）、要不就是「不足詮釋」（underinterpretation），沒人可以中肯又老實。

### 壹、前言

以他者的視角來看待馬來西亞歷史及自吟自唱的歷史選擇都需要一點勇氣。

Barbara Watson Andaya的「A History of Malaysia」是一本英國學者在馬大教學時期的著作，1982年是第一版，本書是1999年修正版，目前仍是馬來西亞歷史教育課程在使用的專書。<sup>1</sup> 本書由十六世紀馬六甲王朝啟始，按時間敘述馬來群島的擴張、貿易、文化宗教傳播、英殖民時期到建立馬來西亞後的現況（2000年）。書中不乏來自他者的「指導」，更不乏對各族裔一針見血的批評，無論是馬來裔、華裔或印度裔皆被「點」到許多痛處，但又不得不承認作者是旁觀者清，當政者的包容態度是可敬的。

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是留台聯合總會的出版品——林水椽「馬來西亞華人史」的核心價值。<sup>2</sup> 這是一本集十二位學者所完成的著作，也是第一本由在地學者用了近四年的時間撰寫完成的馬來西亞華人史論文集。本書由華族南移開始，按主題性書寫大馬華人在結社組織、二戰時期、政治、文學、經濟、宗教等方方面面的衍變。撰寫人皆為學有專精的學者，對主題皆能詳盡的梳理，學者的治學態度也是令人敬佩的。

雖然二書以不同的方式敘述馬來西亞的歷史，目的與方式也不盡相同，然而在同一時空下仍有許多交錯的、零星的火花，如南來華族的過程、華人與馬來人的關係、日本占領/抗日時期、二戰後的種族政治、建國後的經濟發展等。本文嘗試由二者的零星火花中窺看他者看他者、是「誰」忽略了「誰」的視角，檢視歷史是如何被解讀，省思為何被設定下來理解歷史研究的關鍵起始點，甚至是概括性的記憶地圖，卻是一幅沒有共同記憶的馬來西亞歷史。借用後殖民主義的思維來教育人民、或缺乏不同文化主體意識的認知、又或者是無意識地陷入自舔傷口的血淚經驗，也許正是「One Malaysia，一個馬來西亞」一直無法實現的關鍵。

### 貳、幾件被想像或忽略的事

#### 甲、中國人南來的印象

就如我們所熟悉的華工移民方式：林書一一細數華工移民的種種因素，有的是被賣的豬仔貿易奴工、有的是被騙的苦力貿易勞工、有的是不堪中國生活困苦、有的是早前南來華商返鄉招工，無論是何種方式，誘拐騙招搶總離不了血淚的哭訴，但錯總在殖民政府的野蠻與英商的掠奪勾當。但血淚的歷史真的全是英人所為？哪一種「老闆」較有人性？毒品、妓女、煙館的開設又是誰的生意？也許可以書寫的故事不怎麼令人喜歡。

有趣的是，Andaya書對華工南來的方式，沒有了「誘拐騙招搶」的記憶，書本第一次出現中國人的文字是這樣寫的：



「中國人從事種植園農業和採礦業的成績在18世紀時就已經十分顯著了.....加強經濟生產控制也有一些其它特殊原因，如可供利用的勞動力、現成的資金和有效的商業組織」（163頁）

「中國人的能力和企業得到廣泛承認.....中國人居民區也是很有價值的，因為通過對鴉片、豬肉、典當業和烈酒銷售徵稅，它給歐洲人的行政管理機構提供了穩定的財政收入來源。.....」（164頁）

中國人的出現一開始就是成功商人的形象，雖然爾後Andaya書也述說了中國移民的艱困，但最終總是：

「中國人展示了一種競爭精神和取得成功的決心.....」、「到19世紀時已發展成為高度複雜的組織，擁有核心和地方分支機構，每一個都秩序井然，由職員、主管人、會計、巡視員和勞工組成」

對中國人僅有的印象就是：商人、商人、商人。

如前書所言，林書（或華社）所重視的是華人在馬來半島開天拓地、努力經營生活、受苦受難的工人形象；Andaya書所書寫的是華人汲汲營營、善於組織、長袖善舞的商人形象，無論是英殖民政府或馬來統治者都樂於讓華人繳稅來解決本身的財政收支，條件是讓中國人或中國秘密社團生活在中央權威之外。<sup>3</sup>中國人帶來的困擾則是中國各秘密社團為了商業活動不間斷的衝突，挑戰了政府的權威。

## 乙、二戰時期的華人際遇

林書在文中對於二戰時期，日軍在馬來西亞對華人的種種迫害做了非常詳細的說明，自南僑總會的成立背景到各地成員被殺害，自昭南島大屠殺人數到五千萬奉納金的籌募；文中敘述了日軍對三大族裔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對華人最不信任，期間被殺害的華人人數則多達四五萬人；結語處則闡述三年八個月的苦難日子，提高了華人的國家意識，決心和其他民族共同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Andaya書在日軍占領期間也敘述了華人受到最殘酷的對待，因為抗日份子多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同情者（為何被歸類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同情者，而不是同情整個中國的遭遇？）。日軍在昭南島（新加坡）展開了「肅清」（sook ching）行動，有組織地圍捕新加坡的所有華人男子，華人的死亡人數在6,000到40,000之間；土生華人較易和日軍合作，也造成了華人社團間的對立，文中也提及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同時也指出他們多為馬來亞共產黨的成員。<sup>4</sup>日本占領期間轉入地下，因抗日軍多為華人，他們敵視員警和地方官，而員警及地方官

多是馬來人，由於長期的猜忌和緊張，種族關係進一步惡化。

二書對馬來亞在二戰期間的敘述站在不同的視角。林書的世界裡只有華人，沒有其他族群的存在，然而現實是多族裔的相處，何能獨善其身？對馬共這多為華人的抗日軍活動隻字未提也是件弔詭的事，不在這件事上做理性的分享，華人的「國土意識」如何建立？種族關係的緊張緣由該給予正視，華人的另一面如商業活動、黑市活動、地下活動、民間生活的描述也許更能讓人多瞭解華人世界；Andaya書在本章中除了對華人受到的迫害的論述較不充分和熟悉外，對二戰期間的宏觀敘述顯然是較為中肯的，比方說馬共在新加坡的組織瓦解、人民抗日軍的活動、抗日聯盟（Anti-Japanese Union）的支持、馬來亞秩序的崩潰、種族之間的流血暴力等。同樣的，另筆者印象深刻的是Andaya書不加修飾地展示華人抱怨馬來人和日本人同流合污，馬來人憎惡華人湧入農村地區的現象，同時華人和馬來人在二戰期間由憎恨而相互殺害對方，我們可以由以下的一段文字看出作者如實的「報導」：

**人民抗日軍和馬來亞共產黨打擊的主要目標是「馬來人」，尤其是那些被劃為「通敵者」的人。馬來人將此視為「華人」的侵略，對此，他們在和宗教首領指揮下組織起來，以牙還牙地報復當地華人。（331頁）**

二書對種族關係和國家意識的描寫，一說「華人決心和其他民族共同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一說「『刀與手槍統治』成為了馬來人永遠難以遺忘的記憶」，二者事實上是矛盾的答案，但說的卻是同一件事。同樣的，一段被Andaya書或英殖民政府視為華人對這場戰爭的勝利作出的貢獻：人民抗日軍。因後來政治的演進，林書反把這段對馬來亞土地的貢獻給「失憶」了，結果林書中有了這段敘述：

**有人藉馬共的政治信仰與活動來譴責全體華人，這是不公平的。如前所述，馬共的黨員和同情者，畢竟只占全體華人的絕少數，不能以一竹竿打翻一船人.....關鍵的問題是：絕大部份的新馬華人與馬共沾不上關係。（64頁）**

事實上，兩大族群的相互殘殺，隻字未提或片面簡單敘述皆不是件好事，若二大族群的誤解來自不願講述或過度描寫對雙方都是壞事。

## 丙、二戰後至國家前

林書在書寫二戰結束初期的華人社群普遍認為英殖民政府會對彼等在二戰的貢獻給予肯定和益處，然而英殖民政府重返馬來亞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行「馬來亞聯邦」計劃（Malayan Union），旨在建立一個統一強大的行政體系，以取得重要的經濟資源。但計劃中取得公民權的製訂不僅受到馬來社群的反對，華人的反應也很冷淡，華社群體間也因利益和意識上認為英殖民政府會承諾和保證華人的利益，最終英殖民政府向馬來社群讓步，反而製訂了對華社相對不



平等的新憲法。文中也提到馬共最後選擇走進森林，進行武力鬥爭的決定也使得「華人身份」在華社產生了論爭，馬共的武力暴動直接造成了種族主義的激化，險些釀成大規模的流血事件。接著作者詳細述說了華人一連串的失敗，如非巫人地位、華語官方地位、國家宗教、馬來特權等；對於馬來社群對華人的國家忠誠所提出的質疑時，文中有一段文字是這樣反駁的：

**華人整體社會，在獨立後對馬來亞政體的認同過程，雖說是漸進的，但卻是肯定的，而且不容他人所質疑的。（122頁）**

Andaya書一開始就說明，「馬來亞聯邦」計劃的推出就受到41個馬來人協會的反對，由此也促成了馬來人全國統一組織（UMNO）的成立是件有意義的事，因它使馬來人的各個階層都團結在同一場政治運動中；文中特別提到Malayan Union的「Malayan」一詞最終被馬來社群所否定，而「Melayu」則明確保留下來，專門用以指習慣上講馬來語、信仰伊斯蘭教、遵守馬來習俗的那些人，因為「Malayan」一詞適用於非馬來人，但在華人眼裡「Melayu」則代表被剝掉一切宗教含義，才能成為一種替代選擇。文中對華人的反應有以下的描寫：

**因Melayu強調排他性地位，使華人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特別是他們認為在戰爭期間對英國人的忠誠遠遠超過其他族群體.....他們開始在馬共的承諾中尋找建立一個公正社會的希望。（319頁）**

書中簡略地描寫了馬共在二戰後建立勞工總聯盟，引領勞工階級爭取權益，而勞工的主要力量大部分是華人，他們在工人和華人學校的「沃土」中吸收共產黨員；罷工的暴力事件此起彼落，一直到1948年英殖民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驅逐了數百名共產黨員，逮捕了1779名馬共同情者，馬共開始轉入地下活動，為武裝鬥爭奪取政權作準備，而華人墾殖區給予了他們重要的物資支持，對於華人新村的「集中管理」，不僅華人不滿意，連馬來人也不滿意。

二書在敘述馬來亞獨立前的大環境時彷彿在描寫兩個不一樣的地方，發生的事件似乎也不一致。林書對於馬共及勞工總聯盟與華人的關係仍然選擇「失憶」，而Andaya書則對華人社群的理解簡單，未能在華人族群中發現差異，無法解釋為何只有10%的華人自動獲得公民身份；對於當時馬來亞的殖民政策為何會有如此大的轉變也未能清楚交待。

## 參、述評

歷史的詮釋本就存在選擇性的組合，會因「需要」和「利益」而在不同時空下產生有機變化。然而，當一個詮釋者或當事人的「自省能力」過度擴張，會讓歷史的原貌扭曲，而站在他者或另一個族群的故事中來檢視，同樣的也會出現偏執，尤其是互不了解對方時。

平心而論，放在時間的脈絡來看，筆者發現馬來西亞的兩大族裔仍是處在互不了解對方的

世界；當林書的作者群受到內安法令的枷鎖或來自父輩的痛苦回憶時，許多欲言又止的事會讓「故事」處在片片段段的記憶，有點單薄又不知問題在哪的現象，比方說本書付梓的時間點在1984年，而馬共在1989年才走出森林與政府和解，作者群無法在當時有效或勇敢地說出馬共的真實故事；而Andaya的情形其實也是同樣的處境，雖然她沒有受到內安法令的枷鎖或來自父輩的痛苦回憶，可她也在眾多馬來學者的著作中獲取撰寫的材料，單向而不全面，比方說文中指出20世紀末，7歲到30歲之間的絕大多數人幾乎全都接受馬來語教育，而這觀點就來自1983年馬來亞大學三名教授的研究報告，而事實上卻不是如此；而站在曾是後殖民政府背景的西方人，著作成了馬來西亞公民的歷史教科書，她也無可免俗地在詮釋英殖民政府的政策時避重就輕，比方說鴉片貿易的對象和稅收是政府的重要經濟命脈，日軍侵略馬來亞時，不理會在地各族裔的困境先行撤退，導致抗日軍受到日軍的迫害，華人新村政策的連坐法殘酷地對待無辜的公民等。

回到原點來看，筆者始終認為無論是「過度詮釋」（overinterpretation）或是「不足詮釋」（underinterpretation），仰或是只有自己族群懂的故事，無法成為全體人民共同的記憶，ONE MALAYSIA的願望也不可能實現，雖然也明白沒人可以不中肯又老實，一切都只能想像。同時筆者也認為無論是華族或馬來族，在這對話的年代都有必要了解對方的故事，從而建構起完整的馬來西亞史。

惟有共同的生命經驗，未來才會彼此珍惜。

## 肆、參考文獻

Edward W.Said 著，王淑燕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文化出版，2007年。

Clifford Geertz 著，楊德睿譯：《地方知識》，台北：麥田出版，2007年。

---

<sup>1</sup> 成書受到來自夏威夷大學和馬來西亞民族大學的交流計劃及美國資訊處、學院和大學聯誼計劃的資金支持，也受到多到數不盡的大學額外資助。筆者僅想在此表示羨慕而已。

<sup>2</sup> 就因為是民間所出資出版的華人史，只有少數的資金，無論是書籍的外觀或印刷都能看見一股熱情但沒有薪情的工，對前一本書而言，學術界的支援，路也許可以走久一點。

<sup>3</sup> 有趣的事，作者在敘述秘密社團組織中有些也包含馬來人、葡萄牙人、印度人或馬來-印度混血，筆者不曾在其它書籍中看見這樣的文字紀錄，見170頁。

<sup>4</sup> 人民抗日軍多是華人和馬來左翼組織組成，見Andaya書第310頁。

---

大馬  
青丰

1983 創刊